

苗 族 救 星



苗 民 裝 飾

Samuel Pollard and the Miao People.

PRE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Samuel Pollard and his "Story of the Miao", with concluding pages by his friend and colleague, the Rev. F. Dymond, have supplied most of the material translated in this present volume, plus one of the small "Eagle Books",—"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o the author of which, (A. G. Castleton) we would tender our thanks.

Following on the work of two C.I.M. missionaries among the Miao, the story of this valiant pioneer is one of tireless adventure and selfless heroism, which should excite the interest and inflame the zeal of every evangelist in China, whether of Chinese or foreign birth.

The seed thus sown by Samuel Pollard has resulted in an unprecedented harvest. "God hath chosen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confound the things that are mighty; and bas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ings which are despised hath God chosen."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en Christian enterprise of every kind must needs encounter changed conditions, and when Christian Chinese of every calling and denomination have joined in the great trek westward, they may be stimulated by contacts with these primitive but ardent and devoted disciples, while news of this Mass Movement among comparatively unknown tribesmen may serve to cheer those in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eastern districts, where progress seems slow and "hindrances strew all the way."

"Say not ye—There are yet four months and then cometh the harvest? Behold, I say unto you,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on the fields, they are white already unto harvest. He that reapeth receiveth wages and gathereth fruit unto life eternal, that he that soweth and he that reapeth may rejoice together."

So believing and so rejoicing, this little book is sent forth.

FLORENCE E. GOOCH.

Hankow,

September, 1939.

苗
族
救
星

本書序言

漢口基督聖教書會出版委員會，委託我校閱古寶娟小姐與饒恩召牧師合編之苗族救星；得以「先睹爲快」！幸何如之。

本書內容述柏格理牧師在雲南苗族中佈道的經過。其冒險精神與熱心，頗足令人興奮。原來苗族居於深山，地勢險阻，正所謂：「深潭沈碧，危峯礙日，密樹蒙煙，怪石猙獰。」因交通梗塞，所以文化落後，生活艱困，以致苗民蓬髮黧面，短裙赤足，陟岡巒，履荆棘，語言紛歧，風俗龐雜。又因種族繁多，閉關自守，不願與他族人接近，如欲向之佈道，誠非易事。可是柏格理牧師本着他的信心，冒險深入苗族村落中佈道，以慈愛謙虛的態度，與苗民共同生活，學習苗語，藉以打破種族隔閡；創造苗字，提高苗族文化；舌焦唇敝，廢寢忘食，教導慕道者識字讀經；醫人疾病，憐恤孤苦；再接再厲，死而後已。因此打開了苗族傳道之門，奠定了苗族教會的基礎。

以後有人繼續在苗族中傳道，推廣教會，擴充主工。今日不但教友衆多，亦拔有不少人才。如由教會資送到武昌華中協和神學院受訓練的神學員數位，我屢與他們晤面，深佩其信仰誠篤，學識優美，刻苦耐勞，奮發前進。畢業後。今已有受任牧師之職者，在本族中服務。近又聞該處教會有資送學生到華西大學肄業者，以備擔任醫藥與教育事業。苗族中既如此注重領袖人才的造詣，料想他們將來對於改進本族生活，提高本族文化，定有決心與毅力，吾人翹首企望，不勝欣喜。願主祝福他們，得以盡量發揚苗族的精神，對於教會國家與世界大有貢獻！

此書之作，意在鼓勵宣教師向窮鄉僻壤不認識主的人，有興趣，有把握，有勇氣地去佈道。同時也使苗民飲水思源，投誠基督，更加奮勉，謀求進步。至於文字方面，雅俗共賞，老少咸宜。書將付梓，特綴數語，用以介紹。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張心齋於漢陽循道公會



柏格理牧師遺像

苗族救星

生命的序幕

柏格理原名柏撒母耳，Samuel Pollard，一八六四年生於英國的西南境。父親是循道公會的傳道員，母親也是淳樸溫柔的基督徒。柏格理年方四歲，母親便開始教他識字。他自幼性情穩重——不撒野，不淘氣，也不喜好精巧美觀的玩具。却喜歡獨自靜坐，有時呆呆的沉思冥想，有時用幾根竹籤，排三角形，架四方體，這無形中已透露了他將來對於算術，尤其是「幾何學」，有特殊的天才和嗜好。

柏格理九歲入小學，這時他見獵心喜，開始學習泅水。泅水固然是閒餘的消遣，但他對於此道，特別擅長，及至成年時，他的游泳術，已是登峯造極了。而且以後幾次不幸的遭遇，若不是善於泅水，他的性命

早已喪亡了。

柏格理十二歲進中學肄業，不久，校長發現他對於算學一科，具有特別的天才，便很器重他，寵譽他，認為是將來的英秀。同時一般同學，因柏格理的活潑天性，洵謹氣概，都願意和他交往，結為朋友。不錯！他誠然是一個英俊青年，未來的志士，因為他的心性，一生都是這樣。

柏格理天資聰敏，所以在中學畢業考試中，竟名列前茅，居全校之冠。校長獎勵甚殷，深望他繼續入大學攻讀，以資深造，將來或有更光榮的前程，更偉大的貢獻。無奈家道寒薄，繼續求學，經濟不免發生問題。因此，打算早謀出路，或僥倖而入仕途，解決目前的生活。

不多時，國家選拔人才，柏格理因從前在學校成績優異，所以在全國會考中獲選，名列第七，優等錄用，派在倫敦某機關服務。不過柏格

理是一個天真活躍；雄威威的青年，但他的位置，乃是一個斯文老者所擔任的。埋頭記賬哪！靜坐謄寫哪！整日如此，常年如此，這種刻板生活，當然與他的性情不相宜。於是他感覺他的辦公室，簡直是拘禁的牢獄，束縛的鳥籠，所以不久辭去職務，另有所圖了。

說到這裏，柏格理到底是個甚麼人物？他不長又不矮——是個中等身量，一副蒼白的臉，雖沒有泛紅的色素，却是笑咪咪的。體質並不甚強，只要稍微有點氣力的人，一舉手就可把他推倒，活現一個文弱書生的樣兒。然而論到他的天賦，便迥然不同了。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態度和藹，笑容可掬，好似預表他未來的勝利和成功。遇事重思考，善設計，能從極度的困境之中，尋出事情的出路。言行率直，信仰誠篤，頗有吸引人的力量。

遙望東方的牧場

在某一時期，柏格理讀了國外佈道家李溫司登的歷史，他心裏起了無限的景仰，極端崇敬這位在非洲探險的李溫司登的精神和佈道的勇敢。他由崇敬的心理而進於效法了，不過他所感覺興趣的：是佈道的需要，却不一定想到非洲去，乃是立意要到中國來。因他遙望着東方的牧場，深知在中國廿二行省之內，有許多地方，沒有聽見福音，西國宣教師也沒有前往開闢，所以他盼望往新的地方去探險，可將耶穌的救恩，介紹給那些敬假神拜偶像的內地華人，使一般在黑暗之中，醉生夢死的人，得見眞光，領受基督教的教化。

柏格理年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向差遣會董事部申請；願往中國作遊行佈道的工作，他的親屬和朋友聽了這消息，因素知他的本性和目的，不但不以爲奇，且欣慶他得償宿願了。很湊巧的，他的同學邵慕廉 Frank Dymond 恰在這時也往差遣會去，請求派往中國傳道，於是二人同

時得差遣會的准許。一八七七年一月，這兩位青年差遣員，奉派出國，乘船向東方進發。他們在碧海波濤中，消磨了不少時間，才平安到了中國東方唯一的商埠——上海。

那時西國人在中國內地傳道的不多，所以凡要往內地傳道的人，必須穿中國服裝，學中國打扮，這樣可減少人民的驚異與誤會。所以柏部兩位牧師到了上海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製中國衣服，改中國裝飾。不錯！穿中國服裝，固然是必須的，不過最緊要的，還是學習中國話。於是他們二人由上海搭船，溯江西上，走了三天的水程，到了安慶，便在安慶停住起來，請了漢文先生，教書學話。

這兩位很有學方言的本事，只讀了三個月的中國書，柏牧師便躍躍欲試，要向中國人講道。但可惜！講是講了，只是一般聽衆，外表固然有禮貌，靜坐細聽，不過結果是「茫然不知所云」，好在衆人沒有什麼譏

諒的意思。柏牧師看此情形，覺得自己的中國話還不夠用。於是再下三個月苦功，發憤讀書，學話寫字。本來西國人學中國官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常言說得有：「要得工夫深，鐵杵磨成绣花針。」所以柏牧師「有志者事竟成」，久而久之，他便會說一口好的中國話了。數年之後，他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人若只聽他講話而不見他的面貌，定以為他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三峽風光

柏部二牧師在安慶學了半年官話之後，便動身往他們的目的地——雲南昭通——去。安慶距昭通計有三千六百里，他們先坐輪船到漢口。這段路江平浪靜，船中設備又舒適，所以並不感覺什麼苦惱。但是由漢口到重慶，約九百里的海程，輪船不能上行，必須另換民船，須時十四天，若遇風順揚帆，或者稍微便利。不過越向西行，江水越急，而危險

也隨之越大，江身更顯曲折，越走越窄，就是一葉扁舟，向上駛去，也得費去不少的氣力。

船再沿江西上，而最險峻的地方，要算「三峽」了。三峽是長江上游的唯一名勝，爲入川必經之地。說到三峽，真是自然界的一幅巨大傑作哩！牠的風韻奇而秀，牠的氣魄雄而長，牠的態度矯矯不羣而又落落大方。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和美麗的峯巒，好似人工設計削成的一般。峽道在峭壁中蜿蜒着，陰森幽雅，崖間青，黃，紅，黑，各種石色，襯着綠油油的樹林，遠遠望去，宛似一幅着色的圖畫。

船入峽後，你只見到四面都是巖壁，江水像是一條細長的銀鍊。後面看不見來程，前面看不見去路。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兩岸的山頂，都瀰漫着白雲，天只是一小片，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景色是森嚴縹緲的，烟雨迷濛，隨着蜿蜒的峽道在半山搖曳。這種景

象，令人可愛又可驚，而進於可怕。江中處處伏着沙洲或淺灘，及兀立着的礁石，把水勢分開，潺潺的迸流下去，浪花四濺。接着一團團的漩渦，翻出重重疊疊泡沫。俗話說得好：「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話確有幾分似處。

行船遇到這樣險阻地方，水手必須上岸拉繃，如果行到水淺沙深處，非得用長索絞挽不可，這時掌舵的更是兢兢業業的，拿出眼力來，瞄準舵的方向，迎流逆上。拉繃的猴着腰幹，鼓着氣力，一面掙扎移步，一面大聲吆喝，有時也央求過路的人幫助拉。在這水激力滿的當兒，如其不幸，繃繩折斷，便性命交關，發生不堪設想的悲劇了。

柏邨二牧師初次坐民船，便親身經歷了這種危險。當他們的船正逆着激湍的江水，向上掙扎的時候，轟的一聲，繃繩斷了，船因着水的衝力打翻了，好似水上的浮萍。這時柏台二牧師正坐在艙裏，怎能有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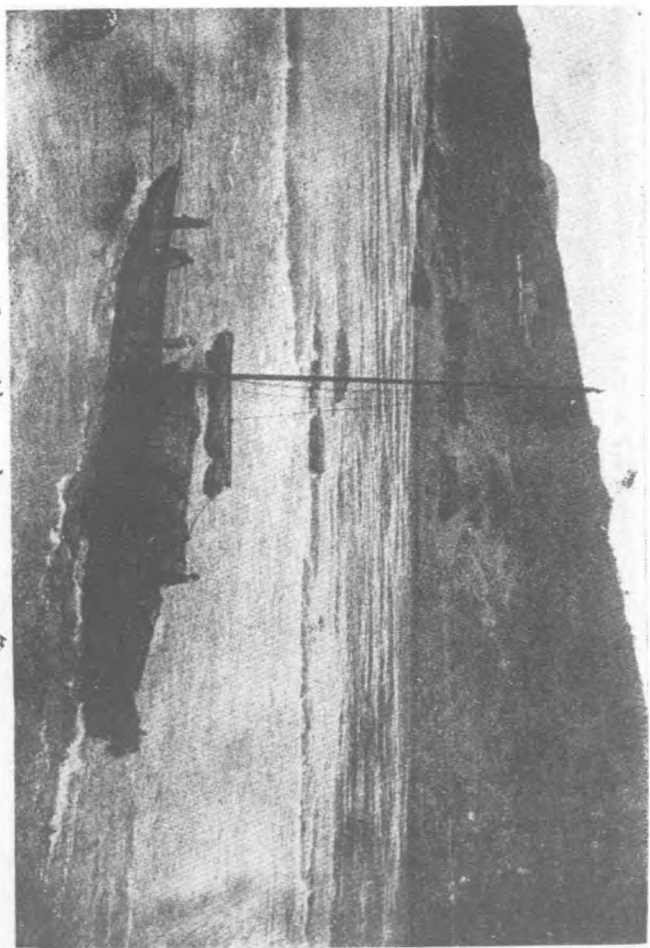
逃命呢？滔滔的江水，誰肯冒險去救他們呢？那知奔馳的江水，氾濫的白浪，好似一隻張牙舞爪的猛獸，把好好的一隻船撕裂粉碎，這樣被困在艙裏的人——柏部二牧師，便像打開牢獄而得了釋放一樣。於是他們兩個人衝出水面，或是抓着一塊木板，或是撈着別的浮物，想向岸邊泅去，他們雖會泅水，無奈水勢汹涌，駕馭不住，只得隨波逐流的沖下去。究竟他們兩個人能否得救呢？能！因為忽然間從遠處開來了兩隻紅色救生船，駕駛的人都是慣在波濤中過生活的好手。船如箭一般飛到，眨眼間他們把柏牧師從水裏撈起來了。其時柏牧師穿的是棉布長襖，浸透了水之後，非常沉重，水手很用了一番氣力，才把柏牧師拖上救生船。

柏牧師既救上了船，部牧師呢？從江這邊望到江那邊，從上流瞧到下流，却不見部牧師的下落。衆人沿江往下找，便發現他向下游泅去

了，不久泅到水淺的地方上了岸。兩個水淋淋的泥人，在岸上會見了，你望我，我望你，儘管嘻嘻的笑，因為他們的瓜皮帽和假辮子早已沒有了，就是脚下的一雙布鞋，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脫落了，科頭赤足，很不雅觀。濕透了的衣服，塗滿泥漿的嘴臉，這種不成形的怪樣，實在叫人有點害怕。到了客店，中國人都圍攏來看這兩個拖泥帶水的外國人，不覺哈哈大笑。他們二人也忍不住，隨着衆人好笑起來，但沒有嗔怪或惱恨衆人的意思。

救生船的水手，畢竟受了慈善事業的薰陶，對於這兩位西人，很表同情，連忙從箱子裏拿出自己的衣服來，給他們兩位更換，又代他們另雇船隻，把他們送往重慶去。這時他們隨身帶的行李，和日用的器具——刀子，叉子，湯匙，杯盤，以及從本國帶來的書籍，食料，統通失掉了。怎麼辦呢？唔！不要緊，好在他們二人都能吃中國菜飯，已經學

三角之一角



會了端碗拿筷子，船老板看了這兩位大吃中國菜飯，心中也感覺快活。九百里的曲折水路，兩個人受盡了千辛萬苦，耗費了大好時光，才到達了他們初次相見的重慶。

到了昭通

由重慶起行，向叙府進發，這段路是很順利的，他們在叙府備辦了飲食，買好了衣服，再向昭通進發。從叙府到昭通共有九百里的旱路，盡是歧嶇小道，荒村曠野，步走不易，車行不能。柏牧師打算騎馬，但是想盡方法，只雇了一匹馬，於是兩個人輪流騎着——柏牧師騎馬，邵牧師步行，邵牧師騎馬，柏牧師步行，這樣曉行夜宿，一天一天的向前奔走。所幸沿途山青水秀，柳暗光明，風景悅目，遣人愁思，雖說行色匆匆，尚不感覺十分疲憊。

某天，走到一處，山徑狹道，曲折難行，參差的石子，凸凹的土

塊，人馬非緩步慢行不可。不知怎的，柏牧師騎的馬，竟溜了韁，使性狂奔，急遽間，馬的前蹄仆倒，柏牧師從馬頭上掀下來，還好不會受傷。柏師二牧師既受了九百里水路的危險，現在又受九百里旱路的辛苦，他們感覺萬分傷痛，有時雖投下客店，也得不到片刻的安寧與靜養，飯菜粗劣不能下咽，房屋漏雨不能遮身。天氣又寒冷，不時飛着霏霏的雪花。正合了「櫛風沐雨，忍飢受寒。」兩句古話。即坐下騎的馬，尙未到昭通，已是一顛一跛，看樣是非常吃力的。在路上走了二十一天，才到達了他們的牧境——昭通城，頓時喜樂湧上心頭，困苦消去。當他們行近城郊的時候，有位老牧師特地前來歡迎他們，又爲他們租好了上下兩層的一棟房子。昭通城地勢甚高，約超出海面七千呎，居民僅僅數千人，街道窄小，甚是污穢，一股臭味，令人作嘔。雖是如此，昭通却有一樁出色當行的事。就是廟宇和菩薩，觸目皆是，建築比較壯麗

的不下數十座之多。每座廟宇的門口，都矗立着雄威駭然的神像，千奇百怪，洋洋大觀。

開始工作

這兩位新近由外國來的青年宣教師，雖是渾身中國打扮，然而在當地的人民眼先中，總以為他們有些異樣，所以他們每次上街，人都圍着他們，好似看把戲一般。柏牧師眼見機會來到，便向郇牧師說：「你看擁擠擠的這麼多的人，諒必他們還沒有聽過福音，那末我們何不就此機會對他們講道呢？」好的！」郇牧師應聲贊成說：「我們可以到前面廟門口，那裏的場子寬，可站許多人，我們就輪流向這些人演講吧！」於是二人來到廟門口，柏牧師首先開口：「諸位！請你們權站一會，我們有最關緊要的道理，要報告給你們。我剛到貴國不久，中國話說的十分純熟，不知道諸位聽的懂不懂？」其中有個人從人叢中攢出頭來，大

聲叫道：「懂得！懂得！先生的官話，說得頂好，請講吧！」說畢大家隨聲附和着。柏牧師很謙虛道：「過獎！過獎！我還要學就是了。」

這時柏牧師提出一個問題：「貴國人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天老爺，試問這位天老爺你們認識不認識？」「哦！天老爺我們怎能認識呢？」站在旁邊的一位老人笑着回答：「天老爺在天上，我們在地下，相隔太遠哩！」柏牧師聽了這話，便把主耶穌的道理用極簡單的話，向他們解釋：「這位天老爺就是真神上帝，祂憐愛世人，差遣獨生聖子耶穌基督，從天降世，拯救人類，使人因見祂得以認識上帝爲天父，依靠祂爲救主，這是人類的莫大福氣。」不說別的，單就我本人說，我因認識上帝爲天父，信服耶穌爲救主，心中得了大快樂，生活得了大益處。所以希望諸位認識這位真神上帝——天老爺……」「好！衆人不約而同的喊道，隨即一哄而散。那時有個老和尚，坐在廟門口，他聽了這個

新奇的道理，也覺得有趣，不過終是茫然。

從此這兩位牧師每天一面在街上佈道，或唱詩，或宣講。一面在家裏讀書學話。這時他們自覺必須努力勤奮，負起責任來。因為那位同工的老牧師，時常要出門往四鄉佈道，不能常在一塊合作，受他的指導。所以這兩位新差遣員，不能不獨當一面，安排教會的事工。好在他們頗有幹才，善於交際，不久便和街鄰成爲朋友了。每天晚上，總有幾十個人來和他們一同禱告，參加家庭禮拜，這是他們在昭通收穫的開始。

友愛的精神

有一天，邵牧師在昭通西門外講了道回家，偶然感覺身體不適，頭昏目眩，熱度升高。起初他們二人想着，只要酣睡一宵，便可以復康健了。不料第二天病勢陡轉，逐漸沉重，第三天更甚，這時柏牧師不免着慌起來。因為昭通距離省城一千餘里，來往須費一個月的工夫，西籍醫

生和醫院都在省城，怎麼來得及呢？真是急煞了柏牧師。

郇牧師的病一天惡化一天，臉上發見層密的紅疹。柏牧師情急智生，想起當他離英來華的時候，有位醫生送他兩本醫書，他立時從箱子拿出來，細細查看，郇牧師到底患的是什麼病？是皮寒嗎？沒有這樣厲害。是腸熱症嗎？病狀不見得十分相似。再往下研究吧！這樣呢？那樣呢？越查越惶恐不安，越想越徬徨無主。哎！臨末翻到書中有一頁所記載的症候，與郇牧師的病狀，有些彷彿。唔！郇牧師身上的紅疹，豈不是證實了他所害的是最可怕最危險最傳染的「天花」嗎？如何得了！此時醫生，護士，藥料，以及舒適的床鋪，合宜的飲食，全都沒有，怎麼辦呢？柏牧師一面想到這些困難，一面却自言自語：「好吧！我如今獨自一人，權充醫生，兼做護士，日夜服事他就是了。同時我也要祈求至大醫生主耶穌，幫助我，保佑他。」

前後四個星期之久，柏牧師衣不解帶的盡心調治，却並未顧慮到自己的危險，也沒有想到傳染的可怕，捨命忘生的救護這位同工的性命。感謝上帝！危險期渡過了，卞牧師漸有轉機，柏牧師喜之不盡。同時他深知自己是向「生與死」酣戰了一番，結果他得了最後勝利。所以這次的經驗，深深印入他的腦海，是他畢生不能遺忘的。卞牧師一天好一天，漸漸可以下樓，又經過了相當的調養，不久身體恢復了昔日的健康。於是二人把衣服，被褥，以及一切用具，都用沸水煮過，消毒滅菌。可是與他們熟識的中國人看了，都莫明其妙，以爲他們要把書房改做洗衣店，便嗤嗤的笑。

當街捉賊與急救服毒

卞牧師經過了這次重病之後，體質虧損，氣力衰弱，柏牧師勢不能不單獨一人出外佈道。有一天，柏牧師正在街上走着，忽然聽見背後人

聲鼎沸，脚步亂雜，氣喘呼叫：「強盜！強盜！快把他捉住。」柏牧師回頭一看，果然有個人，慌頭張腦的從他身邊飛跑過去。他想這明明是衆人所喊叫的賊，我得把他捉住才好。於是拔步趕上前去，那賊究竟胆怯，脚步慌亂，怎跑得贏柏牧師，所以柏牧師鼓力衝上前去，一把捉住，帶到大街上交給當地的警察局。從此人民對於柏牧師表示好感，覺得柏牧師機警會跑，而且一腔熱血，與人同情，所以再不敢藐視他和他所講的道。

不過還有一部分無知少識的人，故意與柏牧師爲難，搗亂作對，肆意辯駁，無理取鬧。尤其是一般愚昧的婦人，她們有時站在門外或巷口，假若柏牧師從她門口經過，必連連呼喚小孩子，把他們拉進去，免得受外國人的迷害。然而柏牧師並不因此侮辱，責怪他們，也不灰心，仍然我行我素的按時講道，鎮靜忍耐。所以不久那般橫蠻辱罵他的人，

也漸漸受了柏牧師的感化，改變態度，捐除成見，尊重柏牧師的道德，欽佩他的人格。

昭通城的四鄉，種滿了罌粟——鴉片烟，這些漫谷遍野的罌粟，固然一簇簇的開着鮮艷奪目的花朵，有逗引人欣賞的娉媚，不過在柏牧師的眼光中，簡直是魔鬼穿上了天使的服裝——外表美觀，內容惡毒。因為鴉片烟的害處，小而傷身敗家，大而傾國弱種，無異滅頂的洪水，噬人的毒蛇。

昭通既出產大量的鴉片，當然有烟癮的人不在少數。柏牧師本來沒有學過醫，但他很有些醫學知識。所以有許多「癮君子」聽了柏牧師的名聲，都來求他幫助，戒除烟癮。有一天，一個人怒氣勃勃向他的夥伴說：「我把這條命不要了，我要自殺，我要報仇。」說完一口氣吞下多量鴉片烟，咆吼而去。他的妻子一見着了慌，立刻號咷起來，急忙打發人

去接外國人來救治。柏牧師馬上來了，一面吩咐人找一根長鷄毛，一面用開水沖化芥菜，這都是令人吐嘔的藥方。及至灌下的時候，不料那人死死咬緊牙關，無論如何，不肯張口咽下去，直着脖子喧嚷：「我是拚着死的，你們不要管我的事，我決不得喝你撈什子的藥！」大眾苦勸了一番，他老是不張口。柏牧師想徒憑口勸，無濟於事，非用蠻法不可。於是強制那人，仰臥桌子上，順手下了一扇大門，壓在那人身上，叫兩個人拉住他的手，兩個人扯住他的腳，那人便失了反抗力。柏牧師緩緩撬開他的口，把藥灌下去，又用鷄毛在他的喉嚨攪動，那人便啣喙喙嘔吐出來，一滴無存。

柏牧師既救了那人的性命，過了幾天，那人來感謝柏牧師，面現慚色，忸怩不安，由他不自然的表情，含笑對柏牧師說：「還是那扇大門用得好啊！我很希奇你們西國人有那麼大的力氣，下動那塊門哩！」從

此柏牧師的名聲漸漸傳揚開了，每天總有些病人——瞎眼的，癩腿的，長瘡的，都來求他醫治，他儼然是個牧師而兼醫生了。

柏牧師在昭通殷勤傳道，不變初衷，他時常到大街小村宣傳福音，每到一處，柏牧師先把鑼一敲，衆人都從家裏跑出來，要聽外國人講道。隨即柏牧師再把洋喇叭一吹，以後開講，衆人覺得很有趣味。不過他們聽是聽了，可惜不肯相信，有一次竟有個農夫公開質問柏牧師說：「你們爲什麼離別你那區區的祖國，來到我們堂堂中國傳道呢？請你想一想，我們怎肯信從你的洋教呢？」但這剛愎的讒言，不能阻撓柏牧師工作的前進，過了三個月，竟有三人來要求奉教領洗，這是在柏牧師的生命史上最興奮而愉快的一頁。不過昭通教會的進步甚慢，十五年之後，僅僅三十名教友，可見該地風氣蔽塞，人心蒙昧之一斑。

賢淑的內助

胡牧師身體已復了原，那位老牧師也出門回來，於是這兩位青年差遣員又動了遊興，起身往雲南的省會——昆明去。昆明距昭通計有十四天的路程。「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他們這次出門遠行，確有這樣困難的情形。起身的第二天，盜賊偷了他們的行李，沿路不是落雨，便是下霧，濘泥跋涉，苦不堪言。客店的招待，更不容說，有時住滿了人，缺少鋪蓋，有時飯菜粗糙，不得一飽。所以他們在路上十四天，受盡了千辛萬苦，才到達昆明，已是精疲力竭，不像人樣了。所幸在昆明的一般西國同工，大家都表示歡迎他們，這是柏邨二位牧師所得的精神慰勞。

柏牧師在昆明協助教會的工作，忽忽已是三年，這時他對於昭通的教會不免懷念起來了，於是匆匆忙忙的折回昭通。

當柏牧師以前住昆明的時候，城外四周都是密接的水窪，淤坑，溝

道，污水滙積，是蚊蟲滋生的巢穴。柏牧師被蚊蟲咬了，受了傳染，所以回到昭通之後，時常打「皮寒」，很影響他的工作，雖用了許多方法，結果總難斷根。因此，柏牧師立意再往昆明一行，以便在醫院療治，得護士的調養，使身體可以早得痊癒。

「千里姻緣似線牽」，當柏牧師在昆明醫院住診的時候，不期會見了一位海女士，是醫院的護士，一見鍾情，彼此愛悅，便定了婚。過了幾個月，他們按照祖國的法律，同往重慶英國領事府註冊，在那裏舉行結婚禮，「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時柏牧師藉着「蜜月」的機會，休息了幾個禮拜，體力更有進步。不久夫婦二人回到昭通本堂，重新買了敞朗的住宅，努力宣傳福音。另外又在大街租了一間舖面，專作佈道之用。打掃乾淨，佈置挂燈之後，柏牧師每晚開堂講道，先吹喇叭，招引人來。柏師母是一位忠實熱忱的女工作人員，一同幫助教書。一般聽衆起初對於

他們，不十分信任，不願簽名學道。但是柏牧師夫婦總以誠懇的態度，溫和的言語待人，至終得了聽衆的心，他們漸了解這兩個外國人，確實是他們的好朋友，大有慈愛，良善，憐恤的心腸，尤其是他倆的家庭，更足使人羨慕。

柏師母原是個富有經驗的護士，所以在昭通凡有病的，如害眼的，牙痛的，生疤的……以及其他種種皮膚病，接踵而來，央求診治，柏師母總是盡力耐煩的爲這些人服務。有一天，一個包脚的老娘，抱着一個啼啼哭哭的女兒，哀求柏師母說：「請看我這個小姑娘的手，她不曉得事，一個人跑到爐子那裏，拿開水壺，不小心把手燙了，疼得厲害。請師母費心醫治她！做好事，謝謝！」柏師母連忙脫了那小姑娘的骯髒衣服，細細查看那隻燙了的手，外皮已經潰爛了，毒菌佈滿傷處，便問那小脚母親：「妳在家裏自己用了什麼法子？」「哎喲！師母！說起話長

哩！有個賣草藥的郎中，給我一隻枯死的蝦蟆，叫我煮成湯，把小姑娘喝。」小脚母親懊喪着說。「噫！這個藥方怎能醫好小姑娘呢？」柏師母很奇異的問。「師母！是的！我也是這麼想，但是那賣草藥的郎中解說：燙傷是熱毒，乾蝦蟆是涼物，用涼物來剋制熱毒，包管可以好了。」小脚母親說的時候，很顯出埋怨的樣子。柏師母用了幾天的工夫，將小姑娘的燙手醫好了，那個母親感謝不盡，到處誇贊柏師母的手段高妙。

柏氏夫婦素日疼愛小孩，常和一般小朋友接近，笑嘻嘻的一同玩耍，夫婦二人臨機應變，一面學習中國的玩法，一面把外國的玩法講給他們聽，融融洩洩，非常和愛。不但如此，昭通的人民最講究放風箏，千奇百怪，爭巧鬥異……如長龍，蜈蚣，蝦蟆，蝴蝶，雀鳥，人物……五色十光，應有盡有。所以每逢春光明媚，清風拂動的時候，便是昭通

風箏的大展覽。——。不論老人，青年，幼童，富人，窮人，文人，騷客……閒情逸致，樂此不倦。於是柏氏夫婦，利用時機，聯絡這般人，表示親善，幫同鬚髮皓白的老人放風箏，大家笑着，玩着，感情非常調協。這樣，久而久之，他們逐漸明白西國人的心理，自始至終是愛護他們的。

一個迷信的趣事

柏牧師常往鄉間佈道，有時不免碰見一些「無所謂」的危險和虛驚，近於滑稽，殊為好笑。有一次柏牧師要渡江往預定的一個地方去。那知日已西垂，羣鳥歸林，餘霞將曳着裊裊的殘光，奔向大地的另一面去了。擺渡的船家，已寄棹收篙回家去了。柏牧師眼見沒有辦法，只得權在江這邊留宿一宵，主意打定，便向一個附近的農夫借房安歇。但農夫很委婉推辭說：「客人！我家沒有空房，對不起。」接着又轉了口氣：

「哦！本來有一間空房，只是不敢請客人到裏面去歇宿，因為有妖精佔住着，唐突客人，莫怪。」哈哈！我是一個向來不怕妖魔精怪的人，只要你讓我住在裏面，一切煩難的事，統歸我負責罷了。」柏牧師很有把握的向農人說。「好！好！聽憑尊便。」農夫笑着答應了。

柏牧師固然胆大不怕妖怪，但他隨身帶來的用人，却是個胆小如鼠的人，聽了這屋裏出妖怪，已是哭笑不得。柏牧師不能不寬慰他幾句，壯壯他的胆量：「你不用怕，包管這裏沒有妖精，你安心睡覺吧！」說也希奇，柏牧師和用人剛剛合上眼睡着了，忽然聽見屋的樑上，發出呼呼的狂叫，好似吹着唿哨。那個用人從夢中驚跳起來，嘴邊不住的嚷着：「不得了！不得了！妖精果真來了，黑沉沉，陰慘慘，妖精來捉我了……」一面喊叫，一面縮着一團，屏聲息氣的躲在屋角落裏。這時柏牧師已被鬧醒了，揉了一揉眼睛，定睛向上望去，果然有兩隻明晃晃的眼

睛，忽隱忽現的發出閃灼的光芒。柏牧師也覺奇怪，心想這是什麼怪物？剎那間那兩隻金光迸發的眼睛，倏然不見了，接着又是一陣呼呼的狂叫，這時柏牧師恍然明白了。哈哈！原來是一隻梟鳥——貓頭鷹哪。牠好久藏在這裏，今晚見兩個人住着那間房，所以呼呼的狂叫，好像不願別人佔住牠的房間似的。這家裏的人也不查問究竟，便以為是妖精出現，不敢再用那房子。今夜經柏牧師察明緣故，打破迷團，主人也不覺好笑起來。

賭試菩薩的虛偽

離昭通不遠有一道河，河源是一個大洞，水從洞口淙淙的流出，經過東門，曲折而入河道，據民間傳說，那洞裏蘊藏着許多寶貝，所以在東門口修了一座廟，廟中供着一尊碩大威武的菩薩，保衛那洞中所存的寶物，所以從來沒有人敢進那黑暗深邃的大洞。柏牧師為揭穿這迷信起

見，大胆攢進洞去，不怕那幽沉沉的水窖，也不怕那滔滔的水聲，更不怕那密集的蝙蝠，撲撲的飛繞他的頭上。他在洞裏查看了一周，走出洞口，吹起他帶來的喇叭，招呼衆人攏來，向他們報告說：「洞裏並沒有什麼妖精鬼怪，也沒有什麼珍品寶貝，你們不要以訛傳訛，聽信謠言，就是廟裏那尊大菩薩，也不必怕牠，既是空空一洞，要菩薩鎮守何用？」「哦！菩薩實在是活的，有靈的！」一個少年人反詰柏牧師說。「稀奇！菩薩明明是泥塑的，油漆的，怎麼說牠是活的。」柏牧師隨聲辯答。「不錯！泥塑油漆這話倒是真的，不過有活神附在牠裏面哩！」少年解釋。「你怎樣曉得泥菩薩裏面有神靈呢？」柏牧師又問。「有很顯著的憑據，當太陽平西的時候，我們來敬菩薩，把供物擺在菩薩面前，過一會，供物都不見了，這豈不是活神把供物收去了麼？」少年人自以爲理由充足。「好！好！你的憑據就只這些麼？試問菩薩來取供物的時候，

你是否親眼得見？要判明這事的真假，我有一個很好的試驗方法，請你們現在把供奉菩薩的點心帶來，照樣擺在菩薩面前，看到底有什麼結果，不知諸位以為如何？」柏牧師建議說。「贊成！就是這麼辦吧。」衆人同意說。

大家出錢買好了點心，又選了二十個人作代表，和柏牧師一同進廟去，將供物放在菩薩面前，以後大家躲在大圓柱的後邊，不時探頭悄悄的望着，要察究這事的玄妙。不到幾分鐘，柏牧師瞧見從菩薩的破裂處有兩個肥膩的老鼠攢出來，把點心拖去了，同來的二十個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大家忍不住狂笑起來。這笑聲的表現，好似說：「柏牧師勝利了，我們敬菩薩的人失敗了」。

又揭穿了一層黑幕

過不多時，接連又發生了因「水」而起的事件，有一天，昭通城外的

河水，忽然暴漲了，粗心大意的看去，似乎又是一件無緣無故的奇蹟。這次水勢浩大，竟把東門的大廟，和附近的村莊都淹沒了，也有幾個人險些被沖死了。人民看了這突如其來的災禍，猜不出理由，便造謠生事，疑神疑鬼，爭相宣傳說：「柏牧師是外國人，他有藍色的眼睛，亮晶晶的眸子，慣會識寶，他一定是看透了那存在洞中磐石裏所藏的寶貝，必是他暗暗的把那些寶物偷去了。因此洞中的大龍惱怒起來，大顯威靈，將大水淹沒我們的村莊，沖壞我們的人畜。」一般愚夫愚婦聽了這信口開河的話，都表示相信，大大生氣說：「只怪那看守洞口的，大不該讓柏牧師闖進洞去，把寶物偷去了。我們要捉住那個看守洞口的，把他活活燒死，或者可以禳解，大龍息怒，水患可免。」柏牧師聽了這消息，便呈報地方官，地方官馬上派了一隊兵住守洞口，保護那個看守洞口的人。同時兵士也放胆進去，要詳細勘查到底是一回甚麼事？那知

不看猶可，一看又是個大笑話。說出理由很簡單，起先——不知那一年那一月，一塊面積又寬又大的磐石，從上墜落下來，擋住了那水的一部分，所以水緩緩的流出，年年如斯，河水也沒有起什麼變化，不料年長日久，磐石雖堅固，究竟抵不過水力不斷的洗刷，磐石失了重心，沖落下來，水源頓開，所以滾滾的大水，如怒馬奔騰的衝出洞口，於是大廟的菩薩，和城郊的村莊。一時成了水汪汪的「澤國」了。因事實的證明，風潮也就登時平靜了。

險遭毒手

開始在內地傳福音，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柏牧師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在內地佈道遇見的危險與逼迫，指不勝屈。有一次，幾個西國朋友來昭通遊歷，他們帶來的用人中，有一個是印度人，古銅色的面孔，亂蓬蓬的鬚鬚，這樣一副怪樣，驟然一看，倒有些叫人嚇煞，咋舌不下，

昭通的人民，從沒看見這樣的怪人，所以都竊竊私議，認爲是鬼怪。

過了不多日，這幾個西國朋友離昭通走了，街上忽然起了一種異想天開的謠言，紛紛傳說：「這個黑臉虬髯的怪物——印度人，他每天吃的東西，都是嬰孩的肉……我們的同街某人，確實調查清楚，這個魔王吃了我們二十個嬰孩……」於是羣情憤激，突起了不平凡的騷擾。大家你言我語：「不止這個怪物當死，就是那些外國人也要剷草除根，一齊殺絕。」風潮一天厲害一天，本地的信徒都勸西人在風頭上不要上街工作，不過這些人依然照他們平常的規矩，每晚到禮拜堂聚會禱告，毫無懼色。

有一天，晚禱完畢，柏牧師和王教師送教友出大門。從禮拜堂到大門口，是一片院子，中間有一段小路。其時正是八點多鐘。夜色濛濛，昏暗沉沉。柏牧師送了教友出大門之後，王教師隨手把門關好，柏牧師

在前，王教師在後，兩個人摸索探步的進堂去。不料這時有個凶手，早已潛伏在院子的黑角裏，目的是要刺殺柏牧師，驀地跳出，拔出刀來，冷不防把王教師一連砍了四刀，王教師大聲喊叫，倒在地下，疼痛之極，凶手這時趁機闖出大門逃走了。凶手的目的，爲的是要刺殺柏牧師，殊不知柏牧師早已進去，王教師隨後，凶手認爲是柏牧師，竟撲了一個空，可謂不幸中之大幸，只苦了王教師受了一些時的痛苦。

起初大家不明白這暗殺的根由，猜疑不定，以爲又要掀起「鬧教」的風潮。其實這次的刺殺，只是一個人的越軌行動，而且至今還不知道這個人行凶的刺客，到底姓甚名誰。是何用意？感謝上帝！王教師雖被殺傷，但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醫治與調養，也就痊癒如初了。

柏牧師和同工在昭通屢次受人逼迫，被人陷害。有時接着「匿名信」，警告他們快快離開此地。信上所寫的無非是恫嚇，威挾，詆毀……

……等蠻不講理的狂言。而且其中夾雜許多迷信的妙論。大意說：「有人在西邊看見一條沒尾巴紅牙齒的大龍，並一隻雙頭的白鶴。在北方也有人隱隱約約聽見天空有放砲的響聲，這都是不祥之兆。假如不幸，地方果真發生災禍擾亂的事，都是由於你們西人的惹動，所以警告你們，須立時出境。否則！我們將採取強硬手段——驅逐你們，殺害你們……」

此外還有一個「地頭蛇」盤踞山上，地方流氓稱他爲「老大哥」——「頭腦」——其實是匪魁。他極其恨惡教會，倡言要殺盡一切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吩咐手下黨羽，在福音堂的大門貼了一張「官樣式」的告文：「準於下禮拜四，來拆毀這禮拜堂，殺死在堂內的一切男女老少。」柏牧師素知這個「頭腦」的暴行，殺人不眨眼，從前曾經殺害幾個西人，是個不怕天不怕人，說幹就幹的浪人。柏牧師不敢因循，忙將佈告揭下，

送交地方官，請求保護，地方官隨即派了一排兵士來，保護教堂和傳道人。終局這個「地頭蛇」不敢蠢動，風潮始平。

拳匪之禍

一九〇〇年——清光緒庚子年，拳匪——義和團——作亂，掛起「興滿滅洋」的旗幟，要殺絕在中國內地一切的西人，在西北各省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到處糜爛，猖獗一時。

柏牧師和住在昭通的西國同工，人數稀少，聽到上項消息，事先不能不有一番準備。其時雲南總督也接了慈禧太后的密旨，電文是「要殺盡一切西國人」，好的是總督沒有將上項密電，公開宣佈。迨後柏牧師得知德國駐華的頭等公使在北平，被亂黨戕害，其餘的西人統被圍困在東交民巷。英國總領事，急電重慶，命凡駐在雲南內地的差遣員，從速避往海邊，安全地帶，以防不測。總領事的命令，柏牧師和同工不能不

遵守——離開昭通，退往海口。他們此次退出，沿路頗蒙保護，非常安靜。因為那位明理識勢的總督，把皇太后拍給他的密電「殺盡」二字，改為「保護」二字。並且派了一隊兵士，沿途護送，嚴禁人民暴動，妄加殺害。所以柏牧師和同工很平安的到了海岸，住在那裏的許多朋友，都來歡迎他們，這是柏牧師和同工所享受的意外快樂和幸福。然而在西北各省，許多西人喪了性命。尤其是山西省，在那裏的西差遣員，幾乎殺害淨盡，得脫虎口，倖免逃命的，為數甚少。即幸逃脫虎口，身體精神已受了莫大損傷，可謂九死一生了。

義和團——拳匪，畢竟是一般偏激盲從的烏合之衆，不諳政治，輕舉妄動。以耳代目，聽信謠言：「我們怎樣把瓜一片片的切開。同樣的外國人也要把中國瓜分。」一般知識簡單，好勇鬥狠的民衆，聽了這些無稽之談，憤火中燒，於是仇視西人，大加殺戮。當時在中國內地的西

人，多是差遣員，所以犧牲性命的也是教會人佔多數。同時義和團也想把中國基督徒一網打盡，殺個痛快，他們稱中國基督徒爲「二毛子」——「鬼兒」，所以許多中國基督徒同遭殺戮，爲道殉難了。

在這殺聲震天，妖氛瀰漫的當兒，昭通教會却有意外的收穫，因爲正當柏牧師起程退往海口的時候，有十六名學友來求聖洗禮，這些人以前曾受了柏牧師的宗教教育和相當訓練。這一天他們同來表示志願，說：「這在危險的時期，我們決志要求受洗，做耶穌的門徒，爲福音作見證。」柏牧師聽了非常歡喜，深知他們是真實的信靠耶穌，大有勇敢，令人佩服。所以很樂意的給他們施洗，這可說是柏牧師暫別昭通的紀念哩！

拳匪既是烏合的集團，雖則煊赫一時，終歸烟消雲散，所以過了十個月，亂事漸趨平靜。此時柏牧師便計劃回昭通去，但他沒有把他的師

母和其餘女差遣員一同帶回，這是防患未然的辦法。當柏牧師和衛牧師行近昭通離城還有十五里的時候，有許多教友預備了鞭爆，旗子，對聯，牌匾，快快樂樂的排着隊出城迎接他們，並另外擺設茶點，表示他們熱烈的歡迎這兩位牧人，重回昭通城。老老少少，前行後隨的簇擁着他們二人進城，大家都有說不出的快感。因為現在有這兩位差遣員，重回昭通，担負教會的一切事工。中國教友的這種精神，使這兩位牧人感覺十分興奮。

不久柏師母也回到昭通和柏牧師照常工作，人民都很敬重他們，表示好感。他們眼見這是傳道的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柏師母每天在街上醫病，柏牧師和李教師往鄉間佈道，或翻山越嶺，或渡江涉水。有時柏牧師在外一連住幾個月，含辛茹苦。據李教師後來告訴人說：「柏牧師真有能耐，每次出門傳道，對於吃，穿，宿，都不講究，飯菜粗劣不

好吃，他看爲無關緊要，衣服黝舊欠美觀，他也滿不在乎，無論什麼不舒適的宿處，也總是隨遇而安，倒頭便睡。因爲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個希求，就是他每天禱告所說的：「主啊！求你拯救這些可憐的百姓！」……」

柏牧師常勸奉教的學友，務要專心致意的服事上帝，也要把他們從前敬拜的偶像焚燬，以免重蹈覆轍，被迷信的風俗捆綁了。燒菩薩，焚牌位，這在昭通城算是一樁破天荒的事。

有一次，柏牧師同李教師來到一個偏僻的村子，聽說在那地方多時沒有落雨，禾苗都枯槁了。人民懇求菩薩，早降甘霖，救濟地方，獻供物，焚香紙，虔誠膜拜，苦苦哀求。結果依然是赤日行空，萬里無雲，驕陽肆虐，杳無雨意。那地方的村長，邀柏牧師同李教師參觀廟宇，好一座巍峨壯麗的廟宇，裏面供着二十幾尊菩薩，各種各色，奇形

怪狀。柏牧師即當衆開導，講明敬菩薩的虛偽，和不能降雨的理由，講完了，勸衆人把這些無用的菩薩抬到外面燒了。衆人都贊成，一聲吶喝，一古惱都扛出去了。其中較大的還得四個人抬。預備焚燒的時候，柏牧師和李教師一同跪下禱告上帝，求真神大發慈悲，降下雨水，使禾苗得生長，人民有生活。過了三點鐘，黑雲四起，雷聲隆隆，接着傾盆大雨。一連下了兩天三夜。百姓無不稱奇，歸榮耀與上帝，並情願崇拜這位無形無像的活神。

苗族的生活與風俗

苗族自被黃帝驅逐以後，散居於滇，黔，川，湘，桂，諸省的邊疆，自成一族，至今未被漢族同化。（苗民不僅散居雲南各省，在浙江也有，稱爲「獠人」。甚至據傳言說，日本人也是苗族。理由是：或者古時的苗族——獠人，由寧波坐船渡海，飄流至日本，這也是說不定

的。）

苗族分爲若干部落，各自爲政，不相來往，統計不下八十餘種，每部落之宗教，禮節，語言，風俗，習慣，雖說大同小異，但各部落自有其特別之處，而其中尤以「花苗」爲最痛苦。

花苗是一個被壓迫的部落，他們的主人翁號稱「土司」，乃夷族中之貴族，握有苗民所在地之政治及經濟權。換句話說，土司卽該地之政治長官及大地主。苗民盡爲其佃奴，平日作威作福，權取剝削，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政府因對苗族之隔閡，感覺管理之不易，亦借用土司，權代治理，所以苗族更難脫離土司之壓迫。不但如此，苗民聚數十家爲一村，每村由土司選派二人督理，這般人甘心作土司的走狗，藉勢壓迫，所以苗民是在雙重壓迫之下討生活。

苗民的地位既如上述，其生活的痛苦也可想見了。他們除納租土司

外，還要爲土司服務，例如建築房屋，供給燃料，獵取野獸，聽候差使……如遇豐年，僅可糊口，偶遇歉收，就不免凍餒了。因此，他們的生活，異常困苦，男女赤足，常年忙碌。農事甫畢，立即牧畜，伐樹砍柴，以供土司之需要，雖終年勤勞，却盡爲土司所享受，所以苗民的生活，大多是困難得很。

苗族固無文化可言，然而他們的歷史，却是藉着口味的詩歌而保存着。詩詞的大意，乃是描寫苗族爲漢族驅逐的慘狀。說到他們的服裝，男子至今還留着髮辮，婦女用尖角木置於頭頂而挽尖角髻。服裝尙白色，多係土產之麻布所製。婦女所着之花衣，乃用羊毛線編織在麻布上，作成簡單之花紋。也愛穿花裙，花樣甚多。製法，先用蠟質在麻布上畫成花紋，經粘染後，再敷之以彩色。每逢會期，婦女咸集，花花綠綠，煞是美觀。

論到他們的宗教，並沒有神的觀念，只信山野中有鬼魔存在。然而敬拜祖宗之風盛行，認全族之禍福，都是祖宗所支配，信祖宗之陰魂，能賜福給全族，並能制伏鬼魔，呵護病人。因此，每村同姓的宗派，各有其敬祖宗之山林，每年殺豬宰羊，獻奉祭祀，禳禍祈福。並有「鬼師」，乃僧侶階級，苗民認爲是鬼所附者，專爲苗民舉行一切神祕的儀式。如：

「打老牛」，某家有人染病，或子女多夭亡，乃請鬼師代爲拈卦，知爲祖先發怒所致。於是擺設筵席，聘請詩家，樂師，親朋齊集。由鬼師舉行禳解的儀式，這樣就可博得祖宗的歡心，去災邀福。這種儀式，苗民叫做「打老牛」。

「玩平原」，每年正月初一或初三，在公共場所舉行，四週的人民，不分老，少，男，女，都來參加，彈唱歌舞，設筵飲酒，恣意行樂，各

盡其歡。

「耍花山」，於每年五月五日端陽節舉行，其情形大抵與「耍平原」相同，惟此種會期無多宗教色彩，僅含公共娛樂的性質，故男女混亂，間發生淫亂之事。

從以上所述看來，苗民不但受土司的摧殘，並且迷信深沉，愚昧可憐，非領受福音的真光，和耶穌的教化不可，所以苗民是一個急待拯救的民族，那末，柏牧師便是他們得蒙救恩的使者。

初入羅羅地

離昭通城幾十里的江對岸，便是羅羅人的寄居地。羅羅人原上古的遺民，漸後成爲雲南的土番，漢人平日稱他們爲「蠻子」。他們的生
活，習俗，言語，都與漢人不同。羅羅是苗族中的貴族，前文所說的「土司」，就是屬於這族的人，權威無比，性殘好鬥。他們不但認苗民

爲其自然之奴隸，並常把漢人擄去服役，視爲牛馬。同時羅羅人是大地主，凡苗民所種的田畝，都是由於羅羅人租出，羅羅是主人，苗民是佃奴，所以賦稅納租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柏牧師出外佈道時，時常遇見羅羅人，因此觸動他的興奮，老早想到羅羅的根據地——大冷山——去走一趟，作實地的考查。爲要一面得知他們的生活情狀，一面可以趁機宣揚福音。無奈那地的中國人，屢次儆戒柏牧師，阻止前去：「你千萬不要打錯主意，那蠻子住的地方是去不得的，倘若你一定冒險，包管送掉性命。」但柏牧師不顧一切困難，毅然決然要往苗地一行。

不知柏牧師因何機緣，先已認識了一位羅羅首領——土司，來往幾次，感情甚是相投。這位首領姓龍，頗有權力，他曾口頭應許柏牧師：「你要到大冷山去，我可以沿途派兵護送。」所以柏牧師打定主意，先去

拜訪這位龍首領。

由昭通到大冷山是一段遼遠的路程。沿途聽人傳說羅羅人的野蠻和掠奪的行爲，又不時望見漢人所建的白炮台，點綴在荒涼的山間。一個禮拜六的傍晚，柏牧師到了龍首領的家裏，龍太太笑呵呵的出來歡迎，忙着佈置了一間舒適安靜的客房，又預備了一席味美合口的晚餐，情意殷懇，招待周到。吃罷晚飯，大家圍着火盆，談閒話，講故事，彼此非常快樂。當他們暢談歡笑的時候，野外豺狼嗥嗥的狂呼，與東風嗚嗚的怒號，遙相應和，使人有點不寒而慄。

禮拜一的大清早，有個羅羅婦人特來向柏牧師告密，勸他不必渡江上山去，因爲那地的羅羅人，設計要治死柏牧師，或者捉住他當奴僕，也說不定。然而柏牧師不聽忠告，不變初志，執意要繼續前往。他並不願帶什麼武器，爲自衛之用，只帶了一架千里鏡和照相機。柏牧師的

同伴，湊趣他說：「若有仇人想殺害你，只看了你這兩件法寶，一定把你的千里鏡當爲千里炮，照相盒當爲機關槍，很可以虛張聲勢，嚇退敵人了。」說罷相視而笑。

在龍首領家裏停住了兩天，第三天早晨，他們準備渡江，不料江那邊的地方官，差人來禁止他們。但柏牧師不肯聽從，仍照原定的計劃進行。及至柏牧師渡過江去，差人聲色俱厲的說：「好！你們大胆過江來了麼？包管你們再不得回去了。」柏牧師也不答話，徑向山邊奔去。山上原沒有寬坦的道路，只有曲折的幽徑，草木叢密，峯巒險峻。有時甚至無路可走，只得攀藤援葛的，順着峭壁陡崖的磐石，向上爬行。有時行至險要處，上有懸巖，下有淵谷，幾無托足之地，稍一疏忽，性命休矣。

山中也有漢人居住，柏牧師行到某漢人家中，有人特來警告他說：

「羅羅人已定了計謀，明天準要殺你們。」但柏牧師仍是不問不聞，繼續向前奔走。遠遠望着路的兩旁，或山谷中，有些農人犁田插秧，這是青山碧水間的一種自然點綴，令人神曠，壯人行色。稍往前行，有兩個羅羅匠人，蹬在牆頭上做工，一見柏牧師來了，儘管呆頭傻腦的笑着，險些從牆上跌下來。因為他們看了柏牧師的樣子，活像他們山裏的黑熊。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原來柏牧師素知羅羅人痛恨漢人，更見不得人穿中國服裝，所以他這次去拜會土司，特別穿了一身的玄色西裝，那知這更引起了羅羅人的誤會，所以柏牧師不論到了羅羅人什麼地方，總有人驚奇喊着問他：「噯！你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隻黑熊？」說罷哈哈大笑，柏牧師也忍不住好笑。但這彼此一笑，便無形中消去了人與人之間的仇視——這不是輕蔑的恥笑，乃是會心的微笑，所以只這一笑，羅羅人對於柏牧師頓時改變態度，以禮相待了。

普通羅羅人的家庭生活，絕少令人感受舒適和歡暢的景象，桌椅，板櫬，床榻，家具，……一應俱無，空空洞洞，蕭索已極。柏牧師第一天夜間，在一個羅羅人家裏住宿，地下鋪的是熊皮，身上蓋的是單被，這已是夠受了。那知在旁邊還有一座雞籠，裏面關着許多雞，雄雞喔喔的啼，雌雞吱吱的叫，你呼我應，振振有聲，把人吵得不能合眼。柏牧師恨不得起身殺了牠們，只要有刀的話。

第二天清早，那會定計要殺害柏牧師的羅羅首領竟然來了，並邀請柏牧師吃早點。柏牧師非常高興，並對他說了幾句羅羅土話。這個土司聽了很覺驚奇。柏牧師隨身帶來了一個「鐵人型」的玩具，鐵人裏面有發條和發動機，像鐘表內部的構造一樣。把發條一緊，鐵人就在地上自動跳起來。土司看了更覺快樂，笑個不住。以後又問了柏牧師許多有趣味的事：「柏牧師！聽說你的夫人是一雙板板天足，不像漢人婦女，包着

稜稜的小脚，對麼？」「不錯！」柏牧師答。「這樣，你畢竟是我們的同類，我也認你是我的好朋友了。我們現在平平安安的一同前行吧！你可以看看我們內地的情形。」土司滿現得意的形色說。

柏牧師既結交了這位當地的土司，便放心往羅羅內地各處瀏覽。可惜這時天氣寒冷，又落大雪，石頭路是滑跌的，山徑路是凜泥的。有時要涉過溪澗的流水，有時要蹀躞在深邃的幽谷，那便更易發生危險了。當日晚上，柏牧師和同伴住在一個羅羅家裏，烘着火談談話。隨後有人宰了一隻山羊，把肉烤熟，很客氣的款待柏牧師，表示他們對於柏牧師的好感。

柏牧師這時已深入羅羅人的內地了，實地看見羅羅人尚武的精神，和防禦的訓練。他們唯一的武器是長矛，操演的時候，不但純熟，而且非常勇猛，羅羅人又擅長騎術，不用鞍韉，揚鞭一揮，迅速如飛。柏

牧師會打棒球，羅羅人根本不知道棒球是什麼東西，更談不上會不會玩。可是他們有一種特別玩法，就是兩個人，一個站在山下，一個立在上山，排成進攻和防禦的姿勢，在山上的人，把一塊硬土用力向站在山下的對方擲去，目的在打中對方，這時站在山下的人，左手拿着堅硬的盾牌，只取防禦的戰略，很神速的向山上爬去，爬到山上而不被打傷的，便算勝利。

柏牧師看了這種戰術，覺有改良之必要，因為站在山下的人，徒取消極的防衛辦法，也未見得是獲勝之道。於是柏牧師實地試驗，自己跑到山下，叫立在上山的人，把土塊往下擲去，柏牧師雙手接着，隨又把土塊向上拋去。這方法對於進攻防守都很合用，這是羅羅人以前沒有想到的。現在他們看了柏牧師的方法，又驚奇，又佩服。所以大家你呼我叫的道：「柏牧師！再玩一下吧！」結果，皆大歡喜，雙方感情又濃厚了。

許多。而且漸漸領悟柏牧師便是他們所希望的輔導者。

在柏牧師與羅羅人感情增進的時候，陡然發生了一個難問題，說起來，並不是一件不可解決的事，只是好笑罷了。原來這位土司做媒，勸柏牧師娶一個十八歲的羅羅姑娘做妾。哈哈！牧師娶妾，總算是千古的奇談。然而柏牧師當如何答覆呢？如其娶妾，這是違反基督教的教義，決不可能的，如其不允呢？不免辜負土司的美意。這豈不是兩難麼？但柏牧師畢竟是聰明人，口齒伶俐，他很忠實的向土司解釋：「我已有妻，今又娶妾，敝國沒有這條律法。而且根據基督教的道理講，乃是一夫一妻，若是一夫二妻，或是一妻二夫，都是違反真神的旨意。我已經有妻有子，若再娶妾絕對做不得，有違尊命，請原諒吧。」土司見事難成，也不再往下說了。

一個難題解決了，接着節外生枝，又來了一個難題。就是羅羅人要

求柏牧師長期住在他們那裏，作他們的軍事領袖，率領四個羅羅族，一旦發生戰爭，柏牧師可以分派這些羅羅人出去應敵交鋒，可惜！羅羅人不明真道，竟要牧師作將官，怎麼做得到呢？於是柏牧師多方解說，但羅羅人終有些不懂，柏牧師爲什麼這樣嚴詞拒絕？這事也只有「不懂」而了之。

柏牧師和同工在羅羅地遊行佈道，收效甚大。因爲羅羅人對於柏牧師大都表示好感，款待周到，態度和善。每到一處，柏牧師請翻譯員把福音的道理，講與羅羅人聽。又藉用幻影燈，映了各種畫片，表示他來羅羅地的目的，爲的是宣揚福音，拯救苗族。

在羅羅地遊行佈道告一段落，柏牧師和同伴動身回昭通。柏牧師在路上想起以前地方官打發僕人，攔阻他們所說的威嚇話：「你們既過江來了，但再不准你們過江回去。」這時那僕人，探聽消息，得知柏牧師

和同伴都轉來了。便秘密分派人，帶着兵器，暗藏在附近的山洞裏。又把渡船撤去，佈置妥當，直等天晚日落時，那些埋伏在山洞的人，可以出其不意，跳奔出來，殺死柏牧師和他的同伴。假使這陰謀能夠成功，柏牧師的性命從此休矣。

柏牧師一行人衆，到了江邊，等了好一會，並沒有渡船，大聲呼喚，也無人回應。一直候了四點鐘，還是沒有一點動靜。柏牧師和同伴閒着沒事幹，便擲石頭玩耍。同伴爭向柏牧師迎面擲去，柏牧師從容不迫的雙手接住，好像接棒球一樣。他們在這裏消遣，不料那藏在對岸山洞要殺害柏牧師的人，遠遠瞧見了。這些人早已聽了謠傳，說柏牧師有千里炮和機關鎗，現今他們看了柏牧師這種玩法，便相信所聽的謠言是真的，心想：「柏牧師真有本領，難怪人說：一百人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把他打倒。」於是他們認定柏牧師是一個「怪物」，再不敢用詭計陷害

他。這時船夫忙將船撐過來，把柏牧師和同伴渡過去。這叫着謀事固然在人，事成與否却在天了。柏牧師竟平安到了家。

柏牧師此次遊歷羅羅地，目的是希望這文化低落，生活卑陋的山族，得見基督的眞光；領受祂的救恩。居在羅羅地各苗族，計有五百萬人，有急待宣揚福音的必要。但是柏牧師怎能放棄昭通現有的事工，而另在苗族倡設教會呢？若沒有新由外國來的差遣員，接替昭通的工作，是萬難分身的。那知事出意外，使柏牧師不得不改變思想和計劃，然而究竟是什麼意外事呢？請閱下文便知。

基督教傳入苗族

柏牧師在苗族傳道，並不是一個開創者，先有內地會的黨牧師於貴州安順佈道，雖距城五百餘里之苗族，莫不備辦乾糧，携帶炒麵，相約成隊，前往求道。其時聖道公會——現稱循道公會——的柏牧師接踵至

雲南昭通，建設教堂。該堂距苗民最多之區，遠者不過百里，然而最近者亦在七十里以外。於是苗民來自各方向昭通奔馳求道者，往返道中，絡繹不絕。甚至住堂聽道月餘而未回家的，也不乏其人。柏牧師因之大受感動，不多時，遂將昭通教會，委派他人代理，自己便深入苗境，專任輔導苗民的工作。更於「花苗」中區荒村石門坎，開設一堂，以應苗民之需求。以前苗民至昭通或安順聽道，往返數百里，故求道者，限於身強之壯丁，今本地既有教堂，於是男女扶老携幼至堂聽道者，甚是踴躍。所以就循道公會一方面講，柏牧師確為苗族教會之首創人。

先是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的那天，是柏牧師工作中最愜意的紀念日，實有追述之價值。原來這一天，有四個苗民自動來昭通教堂學道，所以這一天，也是苗民得見真光的紀念日。這四個苗民各人背着一隻大口袋，裝的是炒麵，這已是表明他們將要在教堂住幾天的意思。他們

走進教堂，已是精疲力竭，但求道心切，開口問道：「請問先生在堂裏嗎？」柏牧師聽人問話，連忙出來招待，叙談之後，才知道他們的來意。然而這四個人怎麼曉得到柏牧師這裏來呢？因為他們曾聽一個同族的介紹說：「我在昭通很蒙了柏牧師的優待，得了他的許多好教訓，他講有一位良友主耶穌，非常愛人。」所以他們不辭勞苦，特意來學主耶穌的道理。這時柏牧師還不會說苗語，好在這四人之中，有一個能說幾句漢話。

柏牧師招待他們，住在學校，並為他們預備草荐，他們用自己的衣服作蓋被。苗民的飲食也很簡單，只要用點冷水，調和麥粉吃吃就是了，此外什麼也不要。柏牧師用了四天的工作，向他們講道，把主耶穌介紹給他們。苗民知識淺薄，思想幼稚，所以他們常發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們可不可以看見耶穌？」他們的炒麵吃完了，便匆匆告辭而去。

但柏牧師認爲這樣忽來忽去的求道，好似來往過路的客人一般，未必有什麼效果，而且最感不滿的，誠恐這些腦經簡單的苗民，發生誤會，錯把他本人當神看待。所以希望他們多住些時，多聽點道。那知事實却不是如此，過了五天，又來了五個苗民，次日接連來了十三人，並向柏牧師報告，說在他們所住的山上，還有幾千人想來學福音道，以後不滿一月，竟來了八十人。

在這些苗民之中，有位姓張的，會說一口漢話，所以他就做了柏牧師的臨時翻譯，於是柏牧師開始向他們講道：「諸位來學真道，我們非常歡迎。不過諸位要知道，我們奉基督教的人，所敬拜的神，乃是獨一無二的真神。」那姓張的苗民，接着翻了這幾句話。柏牧師又講：「這位真神是誰呢？就是我們世人的天父。」張姓的又把這句話，譯成苗語。這樣隨講隨譯的說下去，同時柏牧師一面講道，一面聽苗話，不多

時，他便領會苗語「父親親母」的土音了。所以以後柏牧師演說，不時夾雜幾句苗話，苗民聽了更覺高興萬分。

有一天，柏牧師正講書時，忽然有人來請他出去，什麼事呢？原來狗子把風櫃的羊肉銜去了，這肉是爲禮拜日預備的，竟被狗偷吃光了。柏牧師看了轉來，繼續再講，笑嘻嘻的把這事告訴大眾，接着問他們：「你們剛才聽了什麼道理，學了什麼教訓，還記得嗎？」苗民却笑着答道：「唔！可惜我們聽的大糲糊，都忘了哩！請牧師重新再講一回吧！」雖是這樣，他們到底學了一些道理。

例如苗民在用冷水調和麥粉之先，必恭恭敬敬的禱告謝飯，求真神祝福。這些剛進教堂之門的苗民，道理既全未領悟，就是吃飯禱告也是最近學的。不過以後養成了他們的習慣，出門的時候，即在路上吃一個蘋果，或是一個梨子，甚至一塊麥餅，他們都是一面拿着食物，一面低

頭禱告。不但如此，苗民的幾句謝飯詞，竟變成了他們相信耶穌的標記，他們不必像天主教的人，在額上胸口畫十字，只要在吃飯之先看他們禱告，感謝上帝，衆人便認出他們是基督徒。

不多時候，柏牧師會說苗民的方言，這樣他更能了解苗民的心意而多幫助他們了。苗民雖是落伍的民族，與漢人大相懸殊，但仍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的生活固然是窮苦之極，却無一人討飯，也沒有人吃鴉片烟，因為他們都能忍苦耐勞，互相扶持。至於婦女，更沒有一個包脚的，他們重視女兒，和兒子一般看待。苗地無廟宇，當然沒有菩薩。惟有一種人，就是「鬼師」，爲苗民宗教生活的權威者，這些人唯一本領，是繪聲繪形的演述神奇鬼怪的故事，恫駭人民。同時，他們又受羅羅人和漢人的壓制，誠然是一個可憐而急待拯救的民族。

起先一部分苗民對於柏牧師，不免抱着懷疑態度，他們聽信無知的

謠言，說西國人要吃苗民的嬰孩，所以他們不敢放心與柏牧師多有來往。某天，柏牧師無意中碰見一個苗民，他把一個小口琴賣給柏牧師，柏牧師邀他到家裏，請他吃飯，殷勤招待，因此這個苗民受了感動，不久一切的誤會都冰釋了。這苗民回家去，便向他們的本族宣傳，他在柏牧師家裏所蒙的優待，極端稱譽柏牧師的人品道德。大家聽了這苗民的報告，心裏也活動了，猜度柏牧師是一個可親近的人物。所以秋收之後，農忙已畢，大家閒着無事，便邀集了許多同族，也往昭通來學道。所以每當夕陽西沉，苗民背着口袋，筆直走進教堂，越來越多，有時一二十人，有時六七十人，有時一兩百或三百，有一天甚至來了一千人。他們初次進福音堂的門，好像小孩畏羞怕人，嚶嚶囁囁的問門房說：「借問一聲，你可讓我們進堂去麼？」「哦！那是當然的哪！」和氣的門房忙着招呼說。「我們的牧師曾經吩咐我，凡要來聽耶穌福音的人，不論是

誰？都可以進來。請你們快隨我進來吧！假若我留難你們，不讓你們進來，牧師打聽清楚，必要呵責我，罰我辭工哩！」於是這些苗民好像蝗虫般的撲飛進去。門房應接不暇的招待他們，爲他們預備宿舍，茶水，柴炭，……來的人既這麼多，怎麼容得下呢？噫！除了學校和禮拜堂之外，連柏牧師的書房，臥室，客堂，餐房，……滿坑滿谷，挨肩接踵，「你若不肯容他們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裏要滋生青蛙，這青蛙要上來進你的官殿，和你的臥房，上你的床榻，進你臣僕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進你的爐灶，和你的搏麵盆。」出埃及記八章二十三節。後來據昭通的某醫生說，當時苗民的擁擠，正是這般情形。

這些苗民，求道心熱，所以每早五點鐘起床，除了洗臉吃飯之外，其餘時間，盡是輪流聽講，讀書。柏師母和中國同工，協力助教。不過人既是這麼多，工作當然忙碌，所以有的讀書直到夜半兩點鐘才熄燈就

寢，真是辛苦極了。這樣，柏牧師不免感覺疲勞，差不多沒有片刻的安靜休息，甚至沒有偷閒藏身的所在。有一天的下午，柏師母看見柏牧師實在困乏的不能支持，便勉強他睡一會，柏師母出來把房門反鎖着，意思是暫免見客——使來見柏牧師的人，不得攪擾，讓他安歇一時。不料過不多時，柏師母在門外聽見在房內有人唧唧嚶嚶的講話，便開門一看，哎喲，滿睡房的都是苗民，圍住柏牧師，柏牧師坐在床上講道。柏師母見了這種情形，很不高興，生氣問柏牧師：「你爲什麼這樣不聽勸睡覺呢？」柏牧師苦笑着臉說：「真是不得了，有什麼辦法呢？我剛要躺下去，就聽到吱喳的小聲，待我一望，却有人翻上涼台，要求我教他讀書。我想只讓他一個人暗暗進來，諒不礙事，那知接二連三的個個的都從涼台上爬進來了。我怎好意思攆他們出去呢？我們今天在這裏講道，才覺有趣哩！好吧！現在讓他們從大門出去吧！」由此可見苗民羨

慕真道之熱忱。

苗民回家去了，柏牧師很興奮的說：「希奇啊！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忙碌，現在這麼多的人，來學習耶穌的道理，豈不是我們加緊工作的好機會麼？」柏師母點頭答道：「這是上帝應允了你的禱告，你會千萬回懇求這件事，如今過了十七年，主至終給你成全了。」「不錯！山裏還有許多多多苗民，要聽主的福音，我想住在他們中間，專為他們服務哩！」柏牧師徵求柏師母的意見說。「人少事繁，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你獨自一人，怎能行呢？況且這裏的事也辦不完。」柏師母委婉說明。「真的！望上帝打發差遣員來昭通工作，我們將來便可往苗民地方，開設教會。」夫婦二人這樣的談話，不久的將來上帝即為他們成全了。

苗民遭逼迫

苗民奉教學道既如此踴躍，當地的漢人聽了甚不滿意；便信口開河

的栽誣造謠，「外國人唆使苗民，暗暗把毒藥丟在井裏，使漢人喝了中毒身亡。」又各處鼓動人心：「外國人和苗民祕密商議，陰謀造反，趁機起事。」於是大家起來，逼迫苗民，酷刑苦待，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有幾個熱心的苗民，爲道犧牲了性命。柏牧師忍無可忍，壯膽去見地方官，要求出示禁止，並請懲罰逼迫苗民的漢人，於是這風潮才暫告平息了。

此外羅羅人助桀爲虐，壓制苗民基督徒，嚴刑拷打，痛苦不堪，甚至因受傷過重，而終生成爲瘋狂。雖則如此，但苗民甘願爲道受苦，毫不怨尤，其中有個苗民曾對柏牧師說：「我從前不懂得主耶穌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是什麼意思？現今我們既遭了羅羅人的殘害，刑罰我們，使我們略爲明白主的教訓，因此我們更覺主耶穌可愛了。」

羅羅人和漢人互相利用，狼狽爲奸，他們不但逼迫苗民，同時也恨

惡柏牧師，想用詭計陷害他。有一天夜間，柏牧師和兩個西國同工，住在某村的苗民家中。當地的仇敵探聽了這個消息，立刻聯合起來，定好計策。半夜仇人把柏牧師住的村子團團圍着，四面放起大火，意思是要把柏牧師和同工，以及苗民的村莊，統通燒滅。北風助威，火熱熊熊，頓時一片紅光，映照天空。當仇敵正欣慶他們達到目的的時候，不料柏牧師從夢中驚醒，用盡氣力，拔去支搭茅棚的柱子——原來苗民的住宅，多是木柱支搭的茅棚——拋在遠處，意思是使茅棚塌下，把火壓熄了。並且正在危急的當兒，風勢忽然逆轉，颳起南風，把火焰正吹向曠野方面去，所以沒有延燒全村。站在遠處的仇人，看了這異蹟，不禁暗暗稱奇，歎聲嘆氣說：「還是外國人有狠，他們簡直是魔術大王，不然，怎麼敢同火爭戰，而且佔了勝利呢？」

石門砍

苗族救星

柏牧師仁愛爲懷，聰明異常，時不滿一年，竟能領會苗語。便在苗地遍撒福音種子，不避艱險，不憚辛苦，愛護苗民，無微不至。寧願自己以命相拚，却不願苗民受土司的蹂躪。爲提高他們的地位，改良他們的生活起見，不惜挺身去見羅羅人的領袖——土司，不下百餘次之多，起初土司對於柏牧師的印象，存着一種討厭心理，懷疑柏牧師要嗾使苗民造反，妨礙治安。及至會見柏牧師，見他爽直活潑的性情，與篤實愉快的態度，於是前仇盡釋，成見捐除，而且彼此了解，竟成爲良朋好友了。

在土司之中，有一個名叫安勇者，與柏牧師極爲相契，感情獨厚，他樂意把一塊地皮捐給柏牧師，這塊地皮在苗境的南邊，方圓六里，名喚「石門坎」，坐落山的中間，山下有一條河道，青的山，綠的水，再觀上古老的松柏，和鮮艷的花草，誠然是一個幽雅肅穆，景色怡人的

境地。

石門坎最著名的產物是勁煤——無烟煤，掘地不深，便有層層疊疊的煤質。土司很慷慨，請柏牧師隨意取用，不計多少。柏牧師受此厚餽，銘感不盡，從此柏牧師不患缺乏燃料了，而且以後利用此煤，曾幫助了許多苗民。（本來苗民的居處，氣候寒冷，加之他們的衣服單薄，所以他們來堂學道時，不免感受冷凍。柏牧師既得了土司所送的煤炭，便把學堂，客堂，臥房，都生起火爐，使苗民身體稍覺煖和，樂於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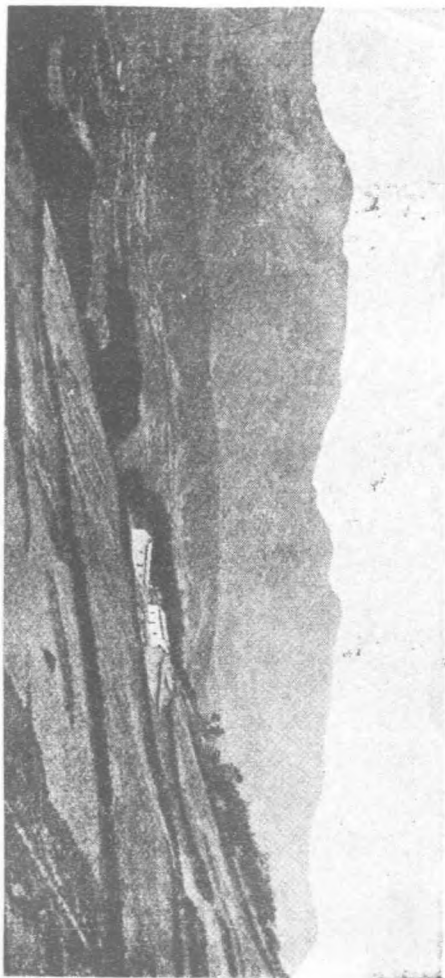
柏牧師既有了石門坎的地皮，這無異於奠定了苗民教會的基礎。但是對於一切建築經費，一時得不到相當的捐項。然而苗民不但熱心信道，而且極肯犧牲，盡量捐助，他們來聚會時，每人帶一百緡錢，這樣集腋成裘，一年之間，竟有一千串。此外他們又犧牲時間，派工服役，

或挑土，或和泥，或做瓦，或砌牆，或砍樹，或填地。大家合衷共濟，歡天喜地的工作。不久禮拜堂落成，舉行了盛大的關門典禮。以後柏牧師又開始建築住宅和學校。

石門坎的禮拜堂，原可坐三百五十人，但有時來參加禮拜的有一千多人。遠近各村苗民，都欣然而躍踊的前來參加。有的路程較遠的，先一天——禮拜六——便趕來了。堂小人衆，怎樣容得下呢？那末，柏牧師沒辦法，只得挪出自己的臥室，另在二樓的角壁上，加上幾塊木板，權作床榻，空出地方爲苗民安歇。第二天——禮拜日，人數更增了，必須舉行幾次禮拜，才能輪流使男女老少，同聽眞道，共沐神恩。雖則如此，每次舉行禮拜，婦女和小孩，還是緊緊密密的坐着，可見苗民信道之熱忱。

石門坎是苗民教會的發祥地，但禮拜堂並不美觀，房頂用草蓋的，

石門坎禮拜堂



下起雨來，上漏下濕，禮拜聚會，很不方便。有時疾風暴雨，柏牧師不能睡在床的上面，只能在床底下安身，這樣，人和被褥，就不致淋濕了。

苗民來石門坎做禮拜，或守節期，有的要步行九十里的遠路，有的要行二百里的長途，但這不是常有的事。因為他們有時感覺身體軟弱，或田活忙碌，不能照常來石門坎。而且每當雨季，河水暴漲，水勢湍激，涉水渡河，很是危險，所以苗民到石門坎做禮拜，是頗不容易的。石門坎的教會正式成立，柏牧師此時勢不能不離開昭通，而常住石門坎。

嗣後石門坎的教會，日漸發達，支堂林立，事務繁重，此時僅僅柏牧師一人，急需工作人員前來幫同工作。柏師母很有胆量，雖是苗地的深山中多猛獸——狼，獅，豹，虎，她却一點不怕，帶着小兒子由昭通

遷住石門坎，教書醫病。同時又來了一位女差遣員，不久巴牧師和他的新夫人，也被派來石門坎協助工作。這樣他們同心合意的，或傳道，或醫病，或教書，在苗民中建立天國。

感恩節

當感恩節的時候，石門坎教會舉行特別禮拜，苗民赴會的，約有二千餘人。其中有的走了三天的路程，那時正落雨飛雪，他們的衣服又單又髒，混身淋濕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禮拜，他們都換上乾淨衣服，梳頭洗臉，煥然一新，很是光彩。那一天赴會的人，既這麼多，必須分四次禮拜，大家才能共享感恩之樂。

感恩節苗民所獻的禮物也很多，五穀，菜蔬，水果，以及其他一切出產品。選派七個人接收禮物，竟用了一點鐘的工夫，方才收完。當日有一百廿六個苗民受洗，（早禮拜一百零二人晚禮拜二十四人）這是柏

牧師在苗民中的偉大收穫。本來當時苗民來求聖洗的，有二千多人，柏牧師很慎重其事，精密考問。先派李司提反先生作初步的審查，詢明每個受洗人的道理和品性。隨即又選了十一個長老（二女九男），這十一個長老，幫助考問。以後柏牧師又分組覆問，每組男女各十人——男子十人，婦女十人，男生十人，女生十人——輪流面試，逐一考問——結果柏牧師認為滿意而合格的，有一百二十六人。這些人都是笑逐顏開的答覆，表示一心靠賴耶穌得救。「我要立志敬愛耶穌，祂為救我，替我捨命。」這樣堅固的信心，柏牧師不能不高興的為他們施洗，因為深覺主耶穌與他們同在。並默念主耶穌的話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喪失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主如今既然尋找了這般失喪的人，也必為這些悔改的罪人歡喜了。

感恩節那天，柏牧師用的洗禮盆，也有特別的歷史。原來在澳司大

利亞有一位循道宗的紀以利沙伯女士，她是一個富有愛心的女子，時常爲雲南的教會禱告，也把昭通的情，講給當地的華僑聽，他們覺得很有興味，就捐錢買了一副聖餐器具，和一個美麗的洗禮盆。由紀女士送給柏牧師，這就是表示苗人在石門坎受洗，與澳洲的華人有遙連的關係，寓意可謂深遠。

感恩節的禮拜完畢，日近黃昏，又舉行晚禮拜，直到午夜十二點鐘，大衆才散會安歇。他們高興的唱歌，懇切的禱告，因爲得了主耶穌的救恩，心中充滿了喜樂。柏牧師上樓睡覺的時候，身體雖然感受極度的勞倦，但內心却有無限的愉快。

長海子

在石門坎的東南邊，離禮拜堂兩百多里，有一個地方叫「長海子」。這地的苗民既醜陋，又污濁，與石門坎的苗民，大有區別，所以他們更

需要主耶穌的福音。感謝上帝！感化了那地方的土司，甘願捐送一塊地皮，作蓋造禮拜堂之用。並允許柏牧師可以隨意砍伐樹木。為建築禮拜堂的材料。柏牧師既得了這好機會，便和十六個教友，各執板斧，砍了二十八棵大樹，預作開工準備。

本處苗民的村莊，有許多家祠和會館，這些家祠和會館，都是罪惡的淵藪，藏垢納污的集團。因為在裏面包藏許多寡廉鮮恥的邪俗，和敗壞倫常的惡行。一般投誠主的苗民，立意要把這些家祠和會館折毀。這些公共地方，無異陷人坑，活地獄，敬拜真神的人，絕不能容其存在，非剷除淨盡不可。所以苗民基督徒，一面折下家祠和會館，一面積極建築禮拜堂。

長海子的禮拜堂告成，舉行闢門禮，赴會參加的，有一千多人。當日早禮拜，有一批初熟果子，四十九個人領洗入教。這些受洗的人，從

前都是迷信鬼魔，行爲卑鄙，如今悔改信主，去假歸真。這些剛才領洗的人，接着領聖餐，這是他們新生命的開始。當他們閉眼吃麥餅飲清茶的時候，很虔誠的感謝和頌讚耶穌，表明他們已經得了基督的慈愛和救恩，所以心中充滿快樂。此時柏牧師一面分餅遞茶，一面靜默禱告。希望古時稅吏和抹大拉的馬利亞蒙主憐憫的現象，得以重視在今日這般真心悔改的男女身上。不過同時又想到主耶穌的愛，永不變更，終不止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此次舉行關門禮，到會者，有漢人，苗民，羅羅人，長甲子，英國人，快快樂樂，蒼萃一堂，不分種族，不論階級，大衆一秉至誠的敬拜這位天上的主宰。這種一視同仁的精神，乃是由於耶穌愛的結果哩！人心既是喜好快樂的，何況天父的心，不更是如此麼？

當關門禮的晚上，有四百人參加晚禮拜，直到夜間九點半鐘。散會

之後，柏牧師單另和一個婦女特別禱告。這婦人原是女巫，現今離惡從善，投靠耶穌。感謝上帝！聽了他們的懇求，拯救了這個被罪壓害的女巫。闢門禮閉幕，苗民滿心歡喜，圍着柏牧師，向他致謝。「感激柏牧師！你把耶穌救人的真道，傳給我們了，這是我們的大福氣哩！……」柏牧師笑着說：「唔！你們應當感謝耶穌哪！」同時他心裏想着：「將來我們大家到了天堂，聚集在耶穌面前，那時這些苗民面對面的朝拜耶穌，向他感恩，那不是更有光榮，更有快樂嗎？」

柏牧師離別長海子的時候，依依不捨，他愛護長海子的教會，正如古時使徒保羅愛護加拉太和腓力比的教會一樣，因為他們是配得基督的愛，和祂的生命的。

自此以後，柏牧師先後在苗民較遠的村莊，修禮拜堂，立聚會所，不但宣揚福音，同時也送診施藥。並訓練了幾個醫藥人員，分發到各

處，種牛痘，使苗民免掉那可怕的「天花」瘟疫。造福苗民，百世流芳。

幾乎喪命

柏牧師憑其幹練之精神，苦心孤詣，慘淡經營，先後在苗區設立支堂二十餘處，苗民入教者，一年多一年——尤其是花苗，已達全族十分之七以上，不料有個土司大起忿恨之心，定下詭計，勢非殺死柏牧師不可。所以正當柏牧師努力經營的時候，竟被夷人「蘇黑保」唆使反對教會之苗民，歐打成癆。先是某天晚上，有個人跑來告訴柏牧師說：「柏牧師！仇人又要設計暗殺你，他們已經立下血誓，決定在這一兩天之內，傷害你的性命。我特來勸牧師，赶快逃跑，總要當心躲避一下才好。」柏牧師不肯接受這人的警告，說：「我明天一定照規矩出門，探望教會，你不要聽信謠言就是了。」

第二天柏牧師照預定的計劃出門，當夜宿在哈利米村子。更深夜靜

的時候，柏牧師忽然驚醒，遠遠聽到狗的狂吠，接着一片火光，從火光中閃出許多彪形大漢，呼嘯的狂奔攏來，圍着柏牧師的房子。原來是一夥野蠻暴動的匪人，帶着土炮，刀劍，長矛，火把……凶焰萬丈的闖進柏牧師的房間。這時柏牧師縱有胆識和義勇，然而在這虎視眈眈，咆吼噬人的情形之下，也不能不驚駭戰慄了。然而他還是很鎮靜的問那些亡命之徒：「你們來做什麼呢？」「做什麼？專爲來找你！」其中一個爲首的，橫眉鼓眼，表示極痛惡的神氣說。

此時柏牧師，情知不妙，很顯然的，是匪徒的預定計謀，目的是要殺死他，已是凶多吉少了。於是穿好衣服，走出門外。六十個身帶武器的匪人，立刻四面包圍起來，不由分說，惡狠狠的把柏牧師和另外三個苗民同工，拖到一個空場去。先動手重重打了三個苗民，傷勢厲害，情殊慘烈。以後拉着柏牧師一人往前走，旁邊有個身材魁梧的漢人，扛着

雪亮亮的大刀，和柏牧師併行着。這個大漢，原是這羣暴徒推選殺戮柏牧師的劊子手。行至河邊，匪衆忽然起了擾亂，有的喊叫站住，有的喊叫過河，意見不一，議論紛紛。正當衆匪叟叟的時候，柏牧師縱身跳入河內，水並不深，拚命的順着流水往下跑。一羣暴徒，沿着河岸，狂呼亂叫，其中有一個跑的飛快，趕上去，抓住柏牧師的領口，提上岸來，往下一擲，一面污言穢語，罵不絕口，一面用粗重的木棍，沒頭沒腦的亂打。隨後衆人圍集攏來，你一拳，我一足，如雨點般的打下。這時柏牧師已是奄奄一息，疼痛難忍，心想若再這樣打下去，一定性命難保，真是冤枉死了。正在千鈞一髮，危急萬分的時候，突然跑來一個身穿皮袍子的漢人，仆倒在柏牧師的身上，擔住他，並大聲哀告匪徒。「請你們快住手吧！再打不得，夠了，夠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些氣沖沖的匪徒，果真住了手！雖然餘怒未消，但再不敢毒打，恐怕誤傷了這

位救護的漢人。所以不得不另想辦法，懲治柏牧師。於是把他帶到一棵大樹下，結結實實的綁在樹上，似乎要審問柏牧師一番，兩旁有火把，衆人手握着刀劍，四面圍着那棵大樹。你言我語的問了柏牧師許多話，大半涉及傳福音的問題。不過那個爲首的，却這樣問柏牧師：「我不問你別的，單問你一件事，你與苗民結交來往，把耶穌的道理講給他們聽，這是真的嗎？」但柏牧師原知道，假使與他們據理辯駁，徒費口舌，無濟於事。然而試想柏牧師此時應當說什麼？唔！他公然想起一個好意思，便道：「在敵國我還有一位年紀老邁，白髮蒼蒼的母親，若是你們今天把我打死了，那末，她老人家聽了這噩耗，必然憂急而死，求你們留下她兒子的性命，也就是救了我那老母親的性命……」這並不是乞憐的哀告，也不是畏死的怯懦，乃是柏牧師的聰明處，因他素知中國人以孝順父母爲至上的道德。又是重義氣的民族，所以說出這話，爲要

打動匪徒的同情心。大眾聽了這話，果然大受感動，討論了好一會，結果是那爲首的揚着手，問他的同夥說：「這個外國人，我們到底該不該把他弄死？請你們現在付表決。」於是大眾舉起手來，大拇指向上翹，表示要保全人的性命，小指頭往下垂，表示要動手殺人。那個爲首的數算贊成與反對的人數——大拇指向上翹的，實佔多數。便對柏牧師說：「好哪！救了你的性命，你從今以後再不要到這地方來，不然，一見就殺死你，那時悔之晚矣。」說畢把柏牧師從樹上解下來，他立刻昏倒在地，這些狂徒，叱咤一陣，一溜烟的散了。有三個苗民，把柏牧師先扶到一個茅棚裏，調治他，漸漸甦醒過來。以後直接把柏牧師送到昭通去，在醫院住了幾個星期，雖說身體恢復了康健，但終因此成癆，元氣大受虧損。然而對於那夥暴徒，柏牧師以愛敵爲懷，不與計較，且對於工作，努力如前，不稍退縮。至於那位穿皮襖以身遮蔽柏牧師的漢人，

到底姓甚名誰？以後柏牧師雖留心查訪，到處探聽，但至終沒有下落，這是柏牧師耿耿於心，認爲莫大的遺憾。

不朽的發明

柏牧師例假歸國，休息一年，期滿，他隻身先回石門坎。因爲柏師母須等待兩個兒子上學之後，再起程來華，但不久也回到石門坎。柏師此次例假返任，有一偉大發明。因鑑於苗民信道固然日有進步，然至今尚無苗民文字，既無文字，何來文化？所以柏牧師不但熟習苗語，更進一步爲苗民創作文字。他認爲這是他畢生最緊要的工作，與教會前途，及苗民教育，有莫大關係。經過長時間的思想與結構，費盡心血，創造苗字。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創作，但柏牧師賴其努力的特性，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居然成了苗字發明家。他用了特別簡明的縮寫法，先譜印了四福音，以後又譯了新約全書，並另編了不少簡單苗語詩歌。

起先有位漢文先生，名叫李司提反，幫助柏牧師著了許多合於苗民用的詩歌——用詩歌將聖經（從創世記至福音書）的大旨，作簡單的說明——但可惜都是用的漢文。自從柏牧師發明苗民文字之後，對於教會的發展，苗民的文化教育，更有千萬倍的供獻。

石門坎禮拜堂成立十週紀念，而柏牧師所創作的苗字新約聖經，在此時完成，可謂巧合極了。苗民得了這本聖經，如獲至寶，因為是出於他們所敬愛的柏牧師的手蹟。所以這本書，可算為柏牧師最有價值，而永垂不朽的紀念。

長大痲瘋的青年

石門坎的教會日漸發達，許多苗民來學道理。其中有個土司的兒子，名叫王少喜，在柏牧師家裏住了幾個月，為人聰明，性情沉默，言語行動，循規蹈矩，又很用心讀書學道。柏牧師的幾個小孩，都歡喜

他，有時一同吃飯，有時一同玩耍。過了幾個月，柏牧師聽人傳說：「王少喜長了大痲瘋，好多人都怕和他來往。」於是柏牧師請醫生檢查，結果醫生宣布說：「可惜！這麼好的一個青年，竟長了大痲瘋。」所以王少喜不能不回家去。

過了好多時，柏牧師下鄉看看教友，瞥見王少喜和幾個佃戶用苗語唱讚美詩。以後王少喜又用羅羅方言，唱着：「有一泉源充滿寶血……」（頌主聖詩一百五十九篇）幾個同族，也隨着和唱，大家非常快樂。

到了日將西沉，黑暗來臨的時候，王少喜和同族又坐在地下，用四種方言，唱着甜蜜悅耳的詩歌，大家很是高興。柏牧師看了這和善安閒的景象，心中受了大感動。不久，王少喜的大痲瘋日益沉重，竟因病致死，而離開了世界。這個好青年，諒必主耶穌必不嫌棄他的癩病，而歡迎他回到天堂。因為主耶穌在世的時候，不曾厭惡長大痲瘋的人。

苗民的兒童

苗民生活艱難，孩童少受家庭教育，所以身體骯髒，舉動野蠻。但柏牧師偏偏喜歡他們，許多兒童也愛柏牧師。有時柏牧師下鄉看教會，遇見了這些小朋友，總是和他們談笑玩耍，感情很是融洽。及至柏牧師離開他們那裏的時候，這些小朋友便眼淚汪汪，捨不得柏牧師走。

柏牧師與本街鄰的兒童，也合得來，有時讓他們騎他的馬，往野外遊玩。有時教他們讀書唱詩，講故事，做遊戲，一般小朋友樂得手舞足蹈，倦不知返。直鬧到深更半夜，並不打盹，還是纏住柏牧師不放，央求他說笑，雖苦勸他們，也是不肯回去。有一次柏牧師實在忍不住，不待他們回去，先跑進房去睡覺，不料有個小孩手裏拿了一根紅蠟燭，隨後和一羣小朋友跟進來，個個一雙烏溜溜的眼珠，望着柏牧師脫衣解帶，躺下去，蓋被褥，這才一哄而散了。

苗民有一奇異而古老的風俗，就是爲父母的，不論生男育女，都歡喜給他們小孩取花草一類的名子。例如茶花，蘭花，麥花，荊棘花，茉莉花，杜鵑花，玫瑰花……等等。苗民的兒童，很是辛苦，他們平常在家裏，操作甚忙，然而並不偷懶。他們唯一的本分，是幫助父母喂鷄，挑水，放羊，砍柴，種麻，紡紗，織布，縫衣，雖整日勤勞，但他們還是快快樂樂的一面作工，一面唱歌。他們固然是苗族，不過他們仍得了耶穌基督的喜樂和平安，與普世信主的兒童是一樣的。所以這些兒童，也是上帝的寶貝，好似上帝栽培的一朵美麗的花，爲要在他們生活上，顯揚耶穌的香氣。

苗民的婦女

苗婦信主的，爲數不少，她們認罪悔改，追求救恩，也不亞於她們的男子，而且她們深信得了主耶穌的赦免。比如在每次聚會的時候，有

些婦女受了感化，便大胆站起來，有的問：「我是一個頂愛發脾氣的女人，毒罵丈夫，痛打小孩，請問像我這樣的人耶穌能不能拯救呢？」也有人問：「我喜歡喝酒，又時常喝醉了，試問主耶穌能不能幫助我戒除這個可惡的習慣？」還有人問：「我作了一個惡夢，看見一隻黑貓，從此我日夜惶恐，請問耶穌能不能幫助我，叫我放心？」原來在前兩年，她得了這個不祥之兆，她的四歲小孩死了，至今想起來，猶有餘痛，悚然不安。現在她又生了一個嬰孩，這是他唯一心愛的獨子。不料她前些時，又做了同樣的惡夢，心中懷疑，黑貓鬼又要把她的小孩捉去。柏牧師看她被魔鬼捆綁，迷信可憐。便百般勸解她，多方安慰她。說：「主耶穌是真神上帝的兒子，超過魔鬼的一切能力和權勢，因為祂比萬有都大。妳只要一心信靠耶穌，凡事放心好了。」於是這個婦人，從此很快樂的度日，因為深信主耶穌，能保佑她小孩的生命安全。

鬼師

苗民的宗教領袖——鬼師，他們似乎有一種特別標誌。就是污穢的面孔，歪斜的衣冠，凶蠻的性情，粗鄙的言行。披頭散髮，奇形怪狀，一望而知爲邪術江湖一類的人物。令人畏懼，尤覺討厭。這些人在苗民之中，極有權威，好似橫暴的霸王，吞人的巨獸。人民既認這些鬼師與魔鬼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或是害了什麼病，或是某某人家小孩死了，或是牛馬在山崖間忽然倒斃了，便以爲這些无妄之災，都是由於黑心的鬼師，所施行的法術——作祟害人。因此，人民都敬畏鬼師，但同時又怨恨他們。這些無知可憐，被魔鬼弄瞎眼的鬼師，感謝上帝，現在居然來到禮拜堂，跪在主耶穌的十字架前，投誠悔改，懇求主耶穌用權能，趕逐纏害他們的污鬼，把他們從幽暗的深淵中釋放出來，得着真光和自由的幸福。此時一般爲父母的苗民，看見鬼師悔改，離棄虛假，也就大放

其心了。因為這些鬼師，再不得施行邪術，作威作福的陰害他們的兒女了。

羅羅人過年

每年到了舊歷臘月三十，便是羅羅人最熱鬧的年節，而且有很可觀的收入，只苦了可憐的苗民。因為每當年節，苗民照例要把酒送給羅羅人所拜的菩薩，並要俯伏叩拜羅羅人的家神。一個羅羅土司，要管轄五十個苗民的村莊。現在苗民既信奉了基督教，是否應當再遵守這個古規常例呢？「乃縵說：你若不肯受，請將兩騾子馱的土賜給僕人，從今以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別神，只獻祭耶和華。惟有一件事，願耶和華饒恕僕人，我主人進臨門廟叩拜的時候，我用手攙他在臨門廟，我也屈身，我在臨門廟屈身的這事，願耶和華饒恕我。」——列王記下五章七十八節，現在苗民也有如此情形。所以苗民一致主

張：「我們如今得了真光的照亮，應當敬拜獨一無二的真神，單要專奉祂，礙難履行從前的惡規……」

再者苗民生平有兩樁大毛病，就是貪色與好酒。既奉了教以後，於是長老和執事定了一個規矩，就是無論何人，在未領洗之前，必須加入節制會，立下誓願，再不飲酒，也不得爲人酌酒，更不當把酒獻奉菩薩。表面看，是獻與羅羅的菩薩，究其實是送給土司享用，他們既有大權，又是苗民的統制者，現今命令他們照常獻酒。苗民是被壓迫的民衆，雖不敢明目張胆的反抗土司，自討苦吃。但是也不能違悖萬有的主宰，真是進退兩難。因此兩下堅持，討論了許久，有人建議，現在無需送酒，可用金錢代替。然而試問以錢代酒，究竟要送多少？這是不容易解決的難題。照土司估計的數目，未免過重，但他却認爲是最低的限度，如不照行，非得獻酒不可。

這時柏牧師和李司提反先生，出任調解，面見土司，商權辦法。土司住在深山的官邸——護院，其上設有炮台，這路非常歧嶇難行，從山根到山巔，沿路都有土司的用役，怒忿忿的望着這兩位和平使者，恨不得把他們推下山崖跌死。但他們毫不胆怯，大踏步的奔上山去。進了土司的院門，與土司數度交涉，感謝上帝，他們得了最後勝利。起先土司堅持他的主張，抱着必行的決心，然卒被軟化，慨然接受他們的要求。所以開始談判時，費了不少唇舌，用了許多心機，柏牧師多方開導，善意撫勸，土司不得已，作最後的讓步，說：「再不獻酒是可以的，不跪拜家神，也未嘗不可。只是他們必需以錢代酒，這是萬不能少的。」這消息一傳出，當夜五十個村莊之中即有四十五個不獻酒了。柏牧師却笑着說：「可憐得很！羅羅人的菩薩真倒霉，從此也要實行戒酒了。」

柏牧師和李司提反先生，又在羅羅人的附近地方，趁機佈道。他們

角的方法，很是新穎奇特。柏牧師吹笛子，李先生拉胡琴，奏了一會音樂，大家都集合攏來了。接着他們唱讚美詩，以後講道，羅羅人都非常歡迎，土司也不禁阻。所以當天半夜，有個苗民從土司的炮台那裏回來說：「唔！土司爺，待他們真不錯哩！」從此柏牧師坦然無懼的工作，因料定在那裏必沒有什麼危險發生。

此時苗民自動立定主義，從今戒酒，追求清潔，深望各地的基督徒，多為這般新近奉教的苗民禱告，使他們跟隨主耶穌的大光，走永生的天路。

端午節

五月五日——端午節，苗民在未奉教之先，要舉行「耍花山」的娛樂，這是一種可憎而近於邪淫的風俗，但奉教之後，再不能如此。所以每逢五月五日，石門坎的教會和學校，便藉此機會舉行盛大的同樂會，

遠近來參觀的，不下千餘人。這些來賓都穿着漂亮衣服，時髦裝飾，擁擠擠的前來觀光。

同樂會中重要節目，是學生的運動會，這天學生穿的是一律的制服，或同樣運動衣，體操，賽跑，遊藝，……表演得非常精彩，來賓皆大歡喜。當地的長官和紳仕，也來看熱鬧，其中有的是教會請來演講的，或是請來發獎的，轟轟烈烈，頗極一時之感。

有一次，一位精明慈祥的地方官，原是漢人，頗有權勢，又有幹才，特來石門坎參觀教會和學校，大加稱贊，備蒙獎勵。那知有班學生，要表示尊重報酬的誠意，便相約出外打獵，不多時，打了一隻肥膩的鹿，扛回學校來，恭恭敬敬的，送給這位大官。大官接受之後，心中非常歡喜。當夜在衙門擺設筵席，招待這班穿草鞋的學生，並請了許多地方屬員和紳縉作陪。苗族學生，看到大官這樣的器重他們，獎掖他



柏牧師與苗民合照(左首第三人爲柏牧師)

們，也就高興之極了。

離世歸天

柏牧師在中國傳道，前後二十八年之久。一九一五年，石門坎的學校，乍然發生了瘟疫——傷寒症，學生受傳染的甚多，柏牧師親任看護，殷勤不懈，這在他本身已受了侵害。不料以後青年同工胡牧師，也患了同樣的瘟疫，柏牧師又要分身照料，晝夜伺候，心力俱瘁。哎！不幸得很，胡牧師的病尚未痊愈，柏牧師便染了這厲害的腸熱症。初起覺得輕微，以後日趨沉重，醫藥罔效，延至九月間，這位英勇有為，愛主愛人的差遣員，壽終石門坎，享年五十一歲。柏牧師儘顧人，不顧己，他的性命誠然爲人而犧牲了。

柏牧師壯年離世，照人看，這是教會不能彌補的一件缺憾。因爲苗地教會正敞開了得救之門，學校，教會，……各方面工作，方興未艾，

正須要柏牧師這樣的幹練人才，而且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遽爾被召，這實在是神的奧妙。不過衛司理說得不錯：「人在世上的工作，若沒有完畢，他是不能死亡的。」意思就是說，上帝對於人的安排，或早或遲，總不得有錯。正如馬可七章三十七節所說：「……耶穌所作的事都好……」所以將來我們離世歸天的時候，可以清清楚楚看出上帝的旨意，究竟何在？同時也可以了解我們在世所懷疑的難題。

苗民對於柏牧師十分敬愛，視為靈性之父，所以當柏牧師臨終時，他們曾懇切的向西差遺員，表示椎心的哀慟，和訣別的傷感。揮着淚說：「柏牧師是我們所欽佩的牧師，他現在撇下我們，離開了世界，這是我們莫大的損失。如今我們中表示我們的敬意，凡安葬所需用的，棺木，墳墓，石碑，扛抬……一切的一切，統歸我們担任。因為他太愛我們，太厚待我們了，這是我們的微忱，我們的心願。」

到了出殯的那天，由柏牧師的老同學邵維廉牧師主領喪禮，苗民及中西同工，聚首一堂，大家雖然開口唱詩，但是咽咽哽哽的唱不出聲，只低着頭潛潛的落淚，追思這位可愛的良友，可敬的牧人，可見柏牧師感人之深。禮畢，十六個身強的苗民，抬着靈柩，執紼送殯的有一千二百人，極盡哀思的送往山上安葬。這山在石門坎的近郊，風景美麗，遍山鋪着紅花碧草，和青蔥參天的松柏，這具有大自然之美的境地，應作這位忠心聖工的柏牧師的長眠地，供苗民永遠的憑吊。舊約以賽亞三十二章二節說：「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這是柏牧師整個人生的適當寫照。

尾聲

柏牧師雖說離開了世界，但在苗族工作之成績，昭昭在人目前，可

說是精神不死了。此後繼任柏牧師工作的，有邵維廉牧師，張道惠牧師，易理番牧師，高志華牧師，顧德偉牧師……等人。先後在苗族繼續柏牧師之精神，完成其未竟之事工，對於苗族教會，各有偉大建樹。目前更有居在昭通之王樹德牧師，專司苗族佈道事宜，擘劃週詳，愈有起色，將來進展，未可限量。

回溯苗族佈道事工，迄今僅三十餘年之歷史，教友已達一萬八千餘人，另有羅羅人三千，（前數年統計者）共計支堂二十三處，以石門坎為中心。石門坎設有男女初級小學各一所，高級小學一所，可容學生三百餘名。另建有可容千餘人的禮拜堂，其他附屬房屋，及學生寄宿舍，共有三十餘棟。附近五里內，設有醫院，孤兒院，及痲瘋院各一所，鄰近教堂之戶口不多。每逢主日，除冬季寒冷外，多有自二十餘里之鄉村來堂禮拜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每逢感恩節，平均總有六百人赴會。至

於五月端陽之運動會及聖誕節，往往達二千餘人，以致禮拜堂不能容納，只能立於門外之操場中，或於公共之場地，舉行禮拜。若遇雨天，不能於露天開會時，便有多數人不能參加聚會。但仍有願立於簷下，藉窗口而聽道者。甚至有跋山涉水而來，終未參加禮拜者。因差會來款有限，本地教友無力，不能捐資獨建新堂，以致感受「羊多圈少」之苦。

各支堂皆於禮拜堂中，附設小學，平時作爲學校課室，主日作爲禮拜堂。平常禮拜到會人數，各堂均有百餘人，各堂學生，自二十五至五十名不等。遇有特別會期，雖不及石門坎之多，但亦達六七百人以上。論到鄉村佈道的情形，惟在日間舉行不便，因多爲生活所困，男女均出外工作。但在夜間，則隨地莫不表示歡迎，男女老幼，相繼而來。禮拜完畢，有的請求講解聖經，有的請求教唱聖詩，有的請求幫助識字。雖至夜半而不忍去。每每教者精疲力倦，而學者興趣反濃。由此

可見苗族傾向眞道之誠，而追求知識之切了。所惜「稼多工少」，美中不足。

不但如此，最近苗族也有神學院的設立，苗族當牧師的，更不乏其人，這些苗族牧師，不單在本族中傳道，並到各異族去撒種，同時也有在內地會服務的。當地有一異族，稱爲「歌鴿」人，從未聽過福音。有個苗族傳道員，大告奮勇，攜帶家眷，往歌鴿族佈道，把耶穌的福音，講給那些黑暗之中的人民聽。這個苗族也學會了「歌鴿」方言，不久在那裏設立教會，開辦學校，而且日漸興旺。

苗族自信教以來，大有一躍而登新天地之概，從前邪惡的迷信，荒謬的舉動，現今已一律廢除了。就風俗而論，多已戒除煙酒，改良家庭。昔日家庭無鞏固之保障，夫婦間稍有不和，即以牛羊等物，作爲休妻的代價，因此形成離婚制度，成爲公共許可的規例。自入教之後，其

婚姻皆有媒人和教士從中作證，不許離婚，所以家庭也多趨樂境了。

據文化而論，自柏牧師代為創作文字以來，全體教友都能誦讀聖經，味唱詩歌。除主日外，各村執事逐夜引領教友讀經，唱詩，祈禱，頗形快樂。雖說苗境只有小學教育，對於文化不易發展，但經科學之提示，其言論思想，實超出前二十年之情形，其品格亦藉基督之感化，因而能明廉恥，知公益，辨是非，講公理。總之，苗族因耶穌基督的救恩，已自黑暗之世界，而進入光明之領域了。這種偉大的進步，以及將來無窮的發展，全是由於柏牧師開始的小工作哩！

苗族救星

一百零二

苗 族 救 星

主後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八年

定價每本三角五分

譯述者

饒古

恩寶

召娟

出版者

中國基督聖教書會

印刷者

漢口聖教印書局

發行者

漢口中國基督聖教書會

SAMUEL POLLARD AMONGST
THE MIAO

By

F. E. Gooch and E. C. Rao

Price per copy \$0.35

Post fre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HANKOW

#24

406034



1037

922, RT
No. 6103